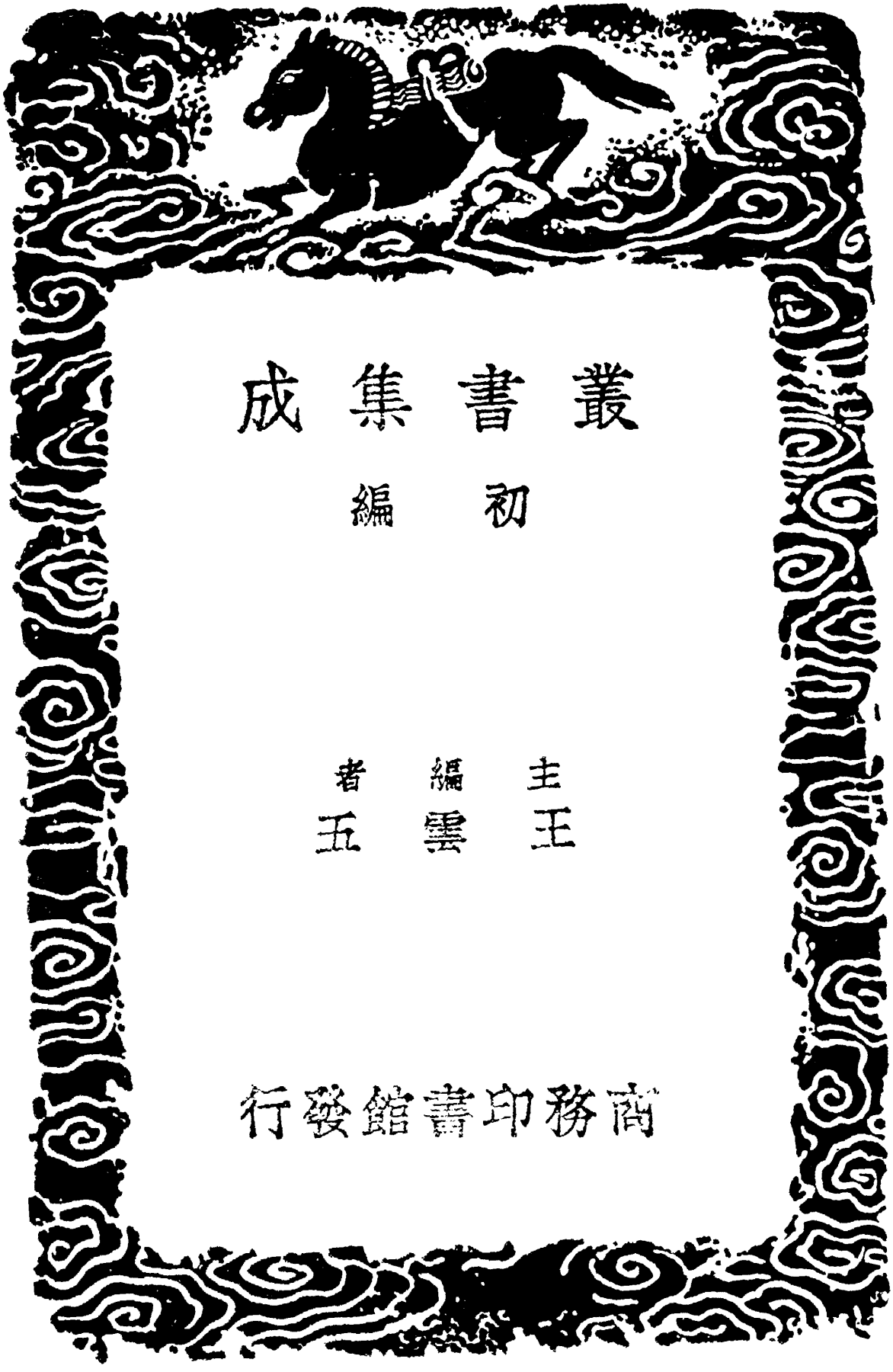
槎上老舌餘菴雜錄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樓上老舌

陳衍撰

本館據硯雲甲乙編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槎上老舌

槎上老舌

閩中陳衍撰

衍往歲好於燈下與客談。擇而筆之。曰籌燈碎語。後得古木根一座。形如槎。踞其上。則文與客談。容貌愈。愈貌貌然聽之矣。嫡孫年十二。差能作文、而善問。試語之。若解若不解。但視對客時。則精愈。舒而亦筆焉。以教孫也。題曰老舌。顧予亦將老耳。將老則多憂。藉談以發洩之。將老則憶往事。精談滑退而亦筆焉。以教孫也。題曰老舌。顧予亦將老耳。將老則多憂。藉談以發洩之。將老則健忘。故有所談。亦隨談而隨錄之。雖然。日月逝矣。舌猶存乎否也

九六

易之六爻。數用九六。先儒皆以九爲老陽。六爲老陰。君子欲抑陰而扶陽。故陽則用極數。而陰但取中焉。予按陰陽、天道也。豈人所能進退。每思天地之數。曰一、曰二、曰三四五焉止矣。至於六、則各有配合。非正數也。作易者用生數。不用成數。以生、則無窮盡也。故有參天、兩地之說。曰參天。一三五是矣。曰兩地。二四是矣。一三與五爲九。而二與四爲六。此九六之義也乎。如先儒言。恐非本旨矣。

高春

日經於泉隅。是爲高春。頓於連石。是爲下春。此淮南鴻烈中語也。唐詩、隔谿遙見夕陽春。又、空齋不語坐高春。皆本於此。

無傳之事

古事無傳於後者。有數種。劍法、嘯、砭、舞、彈棊。然至大而不可不傳者。爲音樂。至腐而不必傳者。爲尸祭。

風聞

臺省得風聞言事。出漢書。尉佗曰。風聞老夫父母墓已壞削。又晉書顧和對王導曰。明公寧史網漏吞舟。何忍採風聞以察察爲政。此風聞二字原始。

卜

卜筮。聖人以決大事。然亦所以垂教。夫人知凶之當避。則凶德不可爲矣。知吉之當趨。則吉事不可不爲矣。如師曠、季札、卜以音樂。子游、子夏、卜以威儀。益見理數之相關夫。

無心

以己之無心。使物無心。道家清虛之說也。以物之無心。爲己無心。佛氏廣大之說也。

未濟

卦終於未濟者。以事無終窮而道之無盡也。微旨遠矣。

占候別解

從古治日常少亂日常多。故水旱、寇盜、奸臣、鄙夫。猶未足爲敗亡之徵。惟草澤中多冤毒英賢。是將爲楚材晉用之兆。最可慮者。故歷代鼎沸之世。必多奇人。善觀人事者。於此可想。

墓誌之始

昔有盜發比干墓。得一銅盤。其銘曰。左林右泉。前岡後道。萬世之寧。茲焉是寶。此墓誌之始乎。孔子之喪。公西赤誌之。子張之喪。公明儀誌之。

陰陽至變

勾容縣半陽湖。其水同一壑也。而半冷半熱。又皆有魚。魚交入則死。此予所目擊者。又聞崇寧有井。大石蓋之。蓋上開二竅。一汲一染。一汲以造餳。反用輒無成。造物萬殊之妙乃若是。

清平調

太白乘醉應詔。倉卒對御作詩。便協宮商。即被管絃。此千古奇才。且以楊妃比飛燕。居然納牖。又視貴璫如皁役。然非浩氣蓋世者不能。故善讀清平調者。當知樂律之工。豈徒詩而已。如以詩而已。其句固不甚妙也。善觀太白者。當知英傑之雄。豈徒詩人而已。如以詩人而已。其人亦何足貴也。太白有友某死。自負其骨。走數千里歸葬。胸中一團道義。宜乎其能忘勢矣。

一飯不忘君

子美忠憤。大半是熱中。蓋獻賦得官。原非清高之士。一經淪落。難免汲汲耳。視青蓮於納陛之前。敷陳諷諫者不同。

陸玩鄭縈

唐陸玩拜司空。曰。以我爲司空。天下無人矣。鄭綮拜相。曰。歇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矣。然自二公之後。遂不聞此德音。豈在位者皆皐夔。吾斯眞足以自信耶。

蜀道難

蜀道難題。梁張悰所作也。李白因而續和。白少年時。獻詩於賀監。已有此篇矣。時嚴武未作西川節度也。古人賦咏。豈必便有所指。後人附會其說、過矣。

佛法

龐居士云。一切空諸所有。謹無實諸所無。二十七祖云。入息不居空界。出息不涉衆緣。生死所不能制。鬼神所不能窺。達磨云。將心來與汝安。以上諸語。皆直截明徹。眞實妙諦。該括三藏。豈後世棒喝惡套。

曲譜立名

製曲者。當其宮徵既協。隨事觸境。各立一名。今謂之曲牌名。以爲辨別備遺忘也。唐楊妃壽日。製樂尙未有名。東川貢荔枝適至。遂名其曲爲荔枝香。他如菩薩蠻、望江南、皆卽此類。別無意義也。然古人皆有其聲。方譜以辭。非以辭爲聲者。白樂天詩云。絲來能事各有主。楊氏創聲君造譜。是一人創聲。一人創辭。兩者俱知音。故能成其歌曲。

五音所屬

聲音之分別。皆起於唇、喉、齒、舌。如商之屬齒。角之屬喉。徵之屬舌。羽之屬唇。宮之統四音而居中。隨人隨

地。試一調之。無少差謬。孰謂其可以意爲增減哉。人惟未之學、未之思耳。

鄉先輩素絲

永樂乙未會元洪公英。以都御史還家。有十擡。士紳疑皆輜重也。相戒不與通。後公知之。微哏。令取几案。盡開諸笥。乃圖籍耳。於是出圖籍案上。置十擡空槓於案下。時屋淺狹。門外人咸共窺探。士紳方往來如初。嗟夫、以此觀之。彼日不但洪公一人清介。闔郡風尙俱可知矣。清則儉。儉則不奪閭里。生當其時。何幸哉。何幸哉。

文體繁簡

文章繁簡有體。而調度自古爲難。試以史記二篇觀之。秦本紀繆公亡馬事。岐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三百人。按三百人食馬多少。下文又曰。吏遂得欲法之。按多少吏士。一時盡擒三百人。作史者、若備載馬數人數。文法瘦重矣。不備載。又無稽。繁簡之體。當若之何。凡此、卽謂之簡而脫略可也。蕭相國世家。高帝曰。夫獵、追殺獸兎者狗也。言獸矣。又言兎、何也。令蕭何賜帶劍履上殿。曷不曰賜何劍履上殿。言令、又言賜。凡此、卽謂之繁而重複可也。嗚呼難哉。

平仄

上聲二仄。去聲三仄。入聲四仄。

禰衡

正平誕妄喜事人耳。非眞學術也。觀鸚鵡賦可見。賦中許多憔悴乞憐。而卒不免。當日鼓吏豪邁之氣安往耶。魏武最忌才。獨肯置正平於敵國。亦眞知其無實用者。

龍雀

其狀鳳頭龍尾。身備五色。一名飛廉。漢以銅鑄其像。以飾宮殿。古賦、天馬半漢。龍雀蟠蜿是也。姚秦、元魏。又以飾兵。故刀亦名龍雀。

圯上偶見陳眉公詩。五更常失圯橋期之句。是悞圯作巳音。因記之。

楚人謂橋曰圯。子房授書圯上。圯音怡、卽橋也。則既言圯矣。何得又言橋。字訛、幷其義亦訛。文人忽略處也。

大率

凡大都、大約、大率。皆數學中語。率、音類。然率更之率。則音律。將率之率。則音帥。

舉案

案、有足之槃也。古人席地所用。或對王弇州云。孟光齊眉之舉。不無重大難勝。弇州曰。孟光力舉石臼。何難一案。皆疑是今之几案矣。又古詩。何以報之青玉案。設若今之几案。安有許大之玉乎。

周髀

此歷家算法。髀、股也。周髀、猶言勾股。九數惟勾股最精。橫曰勾。直曰股。

弓弓

書名卷册也。眞誥、以卷爲弓。音周。字書、又加一畫爲弓。音鳩。未知孰是。

五老榜

唐昭宗賜陳光問、曹松、王希羽、鄭希顏、劉象等五人及第。號爲五老榜。蓋光問年六十九。松年五十四。希羽年七十三。希顏年五十九。象年七十也。內惟曹松、劉象、有詩傳後。

秦善用人

凡有功於秦者。皆列國之遺才也。公孫鞅、范雎、張儀、魏冉、皆魏人。百里奚虞人。樓緩趙人。李斯楚人。當時不問形勢之強弱。足知列國之君、不能收攬英才。非秦敵手矣。然獨無齊人。何也。此齊所以有東帝之稱歟。

坤爻之變

坤卦文言。坤、至柔而動也剛。按坤之爲動。就其爻之變者言也。諸家解說。專於坤德上發明。轉覺糊塗。觀其在初爲復。在二爲師。在三爲謙。自是以往。無非剛者。若但以柔能生剛。則陰陽至理。原自如是。固不待贅。

縣名魚復

川水至魚復之江爲上流。凡魚入川者至此。即不能逆游而上。必復卻游。故謂魚復。而縣之所由名也。曹

能始先生以對烏傷。

集大成

古樂一變爲一成。然必九變而後樂終。至九成皆畢。謂之大成。孔子之謂集大成。蓋集衆樂之大成。非但一樂之大成也。

烏號之弓

柘枝之勁者。烏栖而弦之。及烏飛起。其枝倒拂而仰彈烏。烏爲之號。古之善弓。取其材。又命名以識焉。

五軍嚴密

祖制五府軍數。外人不得預聞。惟掌印都督司其籍。前兵部尚書鄺野。向恭順侯吳某索名册稽考。吳按例上聞。鄺惶懼疏謝。然則掛名簉籍之輩。何從而察之。東直門外二十馬房。每房以太監三人收掌。其馬數亦不許外廷會計。

綱目

綱目中文法遠遜資治。向屬可疑。近見丹鉛總錄。乃朱子門人趙師淵奉師命所編。非文公手筆也。文章信有階級矣。

詩注好用何字

遹臻于衛不瑕有害。舊注瑕、玷也。若曰、雖無有玷。得無有害乎。朱子改作瑕、何也。假以溢我。舊注假、大也。

於義甚順。朱子又改作假。何也。此衢州葉公秉敬。曾爲余言。公藏書萬卷。皆手自較讐。未嘗一刻他及。

枝梧

大柱曰枝。小柱曰梧。相倚以成屋者。

揚雄韓愈

二公不過文人班馬之流亞也。宋以子雲配享廟庭。以退之比孟子。皆千古不平事。

數必前定

孟子、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此設教之言也。其實不盡然。舜之蒼梧。文之羑里。孔之陳、蔡之厄。豈其德不足勝災乎。故曰、聖賢亦莫逃乎數。

先輩風流

何大復在京師。每宴會。聞宦途俗談、及鄙務瑣語。輒閉目終席。不復款接。一日偶病脾。適公事同寅會食。何令隸人持鬲桶於酒筵之旁。坐其上。手一編。若無人也者。孫太初一日預羣公宴集。衣領上虱墮。因索湯浴於堂上。竟席短衫不復冠裳。吟諷自如。曹能始任四川參政。必於公館中另設几案。隸人置書几上。三司諸公咸在。先生但對衆一揖。即就几披閱。文人風義自賞若此。亦惟其時人心尚古。虛懷服善。遂得相安。故三君不至如宋之歐蘇得謗得禍也。若今日雖有才士。敢于庸衆之前一掉頭耶。

亭午

梁元帝纂要曰在午曰亭。在未曰映。然亭午、人所常用。映、則鮮見。惟王仲宣詩、山岡有餘映一句耳。

景龍觀鐘銘楊本林異卿所藏

原夫一氣凝眞。含紫虛而搆極。三清韞秘。控碧落而崇因。雖大道無爲。濟物歸於善貸。而妙門有教。滅咎在於希聲。景龍觀者。中宗孝和皇帝之所造也。曾城寫質。閬苑圖形。但名在鷲林。而韻沈鐘簴。朕翹情八素。締想九原。命彼鼓延。鑄斯無射。考虞倕之懿法。得晉曠之宏規。廣召鯨工。遠徵冕匠。邪谿集寶。麗壑收珍。警風雨之晨。節昏明之役。飛廉扇炭。屏翳營鑪。翥鶴呈姿。蹲熊發狀。角而不震。侈而克揚。庶其曉散靈音。鎭入鵷鸞之殿。夕騰仙韻。恆流雉鵲之聞。聾俗聽而咸痊。迷方聞而永悟。洪鈞式啓。寶字攸鐫。銘曰。紫宸御歷。青元樹因。傾巖集寶。竭府收珍。杜瓊律應。張永規陳。形包九乳。儀超萬鈞。上資七廟。傍延兆人。風嚴調急。霜重音新。自茲千載。從今億春。縣玉京而薦福。侶銅史而司晨。景雲二年。太歲辛亥。金九月癸酉。金朔一十五日。丁亥土鑄成。　以上文體整麗。用事如　鷲林、八素、鼓延、邪谿、屏翳、青元、杜瓊、張永、九乳等字。皆不知所出。安得起楊升菴、胡元瑞二公於九原。拜而問之。如衍淺陋。眞堪媿死。

六書

一象形、日月之類。二指事、上下之類。三諧聲、江河之類。以形事意而取聲相成也。四會意、止戈爲武。人言爲信之類。五轉注、轉音以注。因爲別字。老壽考耆之類。六假借、彙言成字。借爲別用。能朋之類。按此雖小

學。不可不知。朱子與楊元範書云。字書音韻。是經中一事。此處不理會。卻枉費了無限亂說牽補而卒不得其本意。甚害事也。觀晦翁此言。則字學亦非細務矣。

小奸熟套

竊聖賢餘瀝以市名。奪他人所有以市恩。親朋之物必攘。湖海之交必牢。語言句句理義。衾影事事慚惶。無限精神。只博得勢利中牙儈而已。可憫也。

文士致貧之道有十

一、讀書必博。不得不廣購異帙。二、聲氣所及。不得不濫交同人。三、專精經史。豈計米鹽。四、筆研紙墨。綺牕棐几。難容粗惡。五、厭惡俗子。無由知致富之術。六、書册之外。凡圖畫、彝鼎、花卉。皆其性靈所近。不無旁及。七、自古錦心繡口之士。必多屬情。偶爾跅弛。便自多費。八、騁懷遊目。歷覽山川。舟車榜笞。安能寂寞。九、天下之利。盡入權豪。阿媚曳裾。寸心不屑。十、日夕與聖賢相對。性必嫉惡。筆舌之間。難免檮杌。獲罪破家。勢所必至。以上十種。雖欲不貧。不可得也。然視盲目聾耳而擁巨貲者。亦如單棲黃鵠。下瞷羣豕耳。

少正

少正卯者。其人名卯。而官少正也。當時魯與鄭皆有少正之官。列於卿。故子產亦稱少正。

鄧禹馬武

漢世祖嘗與功臣諸侯王讌語。從容言曰。諸公不遭際風雲。爵祿何所至乎。鄧禹曰。當得文學博士。帝以

功曹許之。馬武曰。當守尉督盜賊。帝以亭長許之。夫寸具如二君者。不遇知己。官位僅僅博士亭長。且不可必得。然則時運不偶。埋沒多少英傑。甚至凍餒蓬蒿中者。不勝數也。然鄧禹幸爲功曹矣。馬武幸爲亭長矣。而官三公卿相大司馬者。是何等人也。嗟夫。

万萬差別

万字、音墨。有姓万俟者。乃得用之。以外無義可據。今通作萬。本起於晉人尺牘。其實非也。

宋儒韜略議論

孔子沐浴而朝。以討陳恆。其微意欲以桓文之事張魯也。朱子謂常先發後聞。夫子於時安得有兵權、而能先發耶。城濮之役。晉文功在天下。胡文定謂不宜用詐。以楚之强。王室岌岌乎其殆矣。危而復安。安問其兵之詐否也。宋儒韜略議論。眞可笑。

星命

日者以干支定人禍福。起於唐兵部員外李子平。然干支生尅之外。又有微妙難言者。吾鄉先輩按察使王公應時。年月日時皆屬火。於法不當貴。有精此術者。疑其生於江海之上。公曰。時雨潦方漲。大水入屋。母夫人架板於水而生耳。蓋干支雖極燥。而適逢大地眞水。足以相制。反爲顯貴。又陳公紀官僉都御史。與一水夫八字皆同。一日者研推兼旬。方請曰。公生時當在星斗之下。不然弗貴。驗之果然。太夫人婉公。倉皇露處於園圃中也。以此觀之。干支卽甚靈。又有別解矣。聞之林道望云。

京兆

數目十萬曰億。萬萬億曰兆。萬萬兆曰京。故王者所都爲京兆。言聚人之衆也。

廉士未仁

子曰。爵祿可辭也。中庸不可能也。穀梁曰。輕千乘、則可矣。蹈道、則未也。然則廉潔二字。豈足盡君子生平。況夫幷廉潔而喪之耶。

婦人不用表德

伯仲叔季。古之行第。不但男子。婦人亦有之。如孟姜、孟姬、伯姬、叔姬之類。蓋婦人不用表德。故但以姓繫於行第。然亦有繫於謚者。齊之宣姜、莊姜。秦之懷嬴。楚之文芈是也。亦有繫於夫之國者。陳之息嬀是也。乃古禮。五十而後伯仲。審爾、姬姜諸婦亦老矣。古禮見檀弓。

地名悞讀

予有箠燈碎語。內載誤字一則。近見宋王雱亦作字書悞讀數篇。視予所記。詳略相當。可見古人多犯此病。然雱云不相知者。彼雖悞讀。不可與言。唯唯而已。噫。蓋避妬也。顧人生相知幾人。盡如雱言。字學永絕矣。嘻。是古今地名。最不可悞。因尋繹所記。參考王雱與釋適之二書。具於左。以教兒孫。

祋祁音對許。縣名。瀧水瀧音雙。縣名。汨羅汨一音密。一音博。縣名。胖卼音滅歌。郡名。取慮音趨閭。縣名。慮

屍音盧夷。縣名。朱提音殊時。縣名。盟津音孟津。縣名。不其音不箕。縣名。繁峙峙音止。縣名。犍爲犍音虔。縣名。鄍龐龐音龍。縣名。琅邪邪音耶。郡名。令居令音連。縣名。先零零音連。縣名。盱眙音吁怡。縣名。方與與音房豫。縣名。裴縣裴音非。縣名。曲逆音去遇。地名。朐腮音罌閏。縣名。枹罕音夫謙。地名。雍州雍音擁。雍門同。緱氏緱音溝。縣名。平谷谷音欲。縣名。樂浪音洛郎。縣名。莊浪浪音郎。縣名。邯鄲音寒丹。縣名。隰州隰音襲。州名。鄲縣鄲音闇。嶓縣嶓音盛。虹縣虹音絳。縣名。贛榆贛音紺。縣名。費縣費音祕。鄅城鄅音談。縣名。單父音單甫。縣名。儋州儋音丹。鄆城鄆音咨。縣名。射洪射音石。縣名。鄄城鄄音絹。縣名。隆慮音林閭。縣名。闕鄉闕音閏。縣名。新淦淦音幹。縣名。徙縣徙音斯。盩厔音周質。縣名。葉縣葉音攝。涪州涪音浮。郴州郴音琛。沐陽沐音述。縣名。郾城郾音晏。縣名。嶧亭縣嶧音郭。敦邱敦音頓。縣名。桑乾乾音干。地名。檣李檣音醉。地名。越巂巂音髓。郡名。鄜州鄜音夫。滇南滇音顛。地名。鄆城鄆音運。縣名。厖祁厖音斯。地名。萑符音丸蒲。地名。姑射射音夜。山名。罕幵音罕堅。地名。呁猶呁音求。縣名。惡池音滹沱。地名。休屠音朽儲。國名。身毒音天竺。國名。康居居音染。國名。于闐闐音甸。國名。澶淵澶音蟬。地名。澠池澠音勉。地名。石堺堺音代。地名。朝鮮音招仙。國名。

古人名年代錯綜

馬謖謖音速。卞壼非壺。音闆。武曌曌音炤。史籀籀音宙。王嬪非微。音美。柳玭玭音駢。李陽冰冰音凝。顓頊頊音勗。帝嚳嚳音谷。倉頡頡音絜。石碏碏音鵲。酈食其歷異飢。臺駘音胡台。郤犨犨音抽。金日磾金密低。

伍員員音云亢倉音庚桑周顓顓音蟬姚璹璹音蜀于頔頔音迪高熲熲音景非耿万俟卨墨其屑荀彧彧音郁吐谷渾突浴魂冒頓墨咄契丹契音乞劉鋹鋹音敞人號如角里角音律人姓如尉遲尉音鬱稱贊如八廚廚音皮以地爲別號如劉須溪須音口之類亦多悞讀可汗音克寒突厥突音忽厥洗馬爲銑馬朝請爲朝靜率更爲律更相馬九方歅歅音自毋邱儉毋爲貫似此尤難枚舉韓退之每勸人識字如小說載呂洞賓嘗稱回道人然則唐神仙固不識字矣呂字非兩口回字亦非兩口也宜乎退之有是言也

史通過悞

秦楚敵國也秦滅楚項氏爲復讐非僭盜也劉知幾作史通反譏史記不宜列項於王謂眞僞不分知幾斯言過矣成敗論人千古同慨矣夫

古事蹟無考

秦火之後古賢事蹟不可解有八巢許山澤之隱者耳既高尙其志不屑聲名可知也當日棄瓢飲牛在深山窮谷中何人得見便爲之表聞太甲桐宮之放劫之以威乎抑以好言勸駕乎人臣放其君益以兵力去弒奪幾何若但善其辭令太甲何肯甘心拱聽歡然就道耶周太伯逆旅荊吳何由便能端委而君之且太伯既端委矣仲雍何又文身也子畏於匡謂顏必死聖人豈孟浪臆說必有特見矣顏氏以何策又得免於難一日坑長平四十萬彼四十萬之人何以貼然俯首受死楚師圍宋鐵甲長垣飛鳥不度矣

華元何術能登子反之床。周武起兵。諸侯景從。反形盡見。紂都不知不問何耶。越勾踐伐吳。吳之陣堅。乃使罪人三行。自剄於陣前。且致辭焉。以亂吳軍。夫以必死之人。而近敵國。雖有所制。而不能奔。何又爲之致辭。凡如此類。惜全文脫略。但從其散見者傳述。殊可疑也。

亞惡古字同文

朱蘭嵎太史有古玉印。其文周惡夫印。是細柳將軍舊物。惡卽亞字。古通用。亞夫者。次子之別稱也。春秋衛有石惡。楚有郤子惡。皆亞字。公羊悞以石亞爲惡人。然則郤宛亦惡人乎。

獸交曰定

宋人之歌曰。既定爾婁豬。定、北人方言讀作訂。然南子之淫於宋朝也。衛侯實召朝。與夫人會於洮。以及亂。此亦人情之不可解者矣。乃定字雖方言。實有理。蓋牝獸懷春則狂。得雄而定。故曰定。

古人兵器各別

古之兵器。如戈、鋋、矟等。今皆不知其制。無論曉其法。吳王僚之宴於公子光。從者夾之以鈹。尋以鈹殺專諸。然則鈹又不知何狀。其名僅見於此。矟卽槊矛屬也。而劉宋折樹矟。圍及三尺。又若可擊而不可刺者。

官印定制

漢晉官印。每隨人更鑄。不相沿襲。故本官薨逝。可以印爲殉。余所見將軍太守都尉等章數十方。其文强半急就。蓋前官旣去。又續刻以付後官。多臨時卒辦者也。至桓元輔政。孔琳之爲西閣祭酒。始上疏。不聽

更鑄。於是官雖去而印存。遂爲歷代定制。琳之字彥琳。別有裁減喪禮一疏。亦裨益世風。尙可尋繹。見南史本傳。

元士受地視子男

周禮天子八十一元士。據孟子言。子男地方五十里矣。而王畿又僅千里也。以千里王畿。何處另得四千里之餘地。以授元士。況其上更有卿大夫耶。或曰。無其地而予以地內所出之祿。然祿頒之自君乎。抑取之於民乎。以意度之。抑周多攝官。元士名雖八十一。其實無也。又以意度之。子男五十里之所入。有朝聘征伐百官饔飧諸費。計國君俸祿。不過十分之一耳。元士采邑。亦第如國君自奉之祿焉。非眞以五十里計畝而予之也。此余堵曾維久制藝大意。若是可謂獨破千古矣。維久時年僅十有五。凡文字多奇創。此其一也。

願力

釋迦欲百千萬劫人皆證無生。孔子欲四海九州人皆老安少懷。非聖人不能作此想頭。故謂之力。雖聖人不能成此事業。故謂之願。或曰。子貢求博施濟衆。孔子不許之。自己卻言老安少懷。子貢是言仁。孔子是言志。子貢從外面施行。孔子從內中發現。境地自然不同。

宋朝家法

先儒咸言宋朝家法。獨美於前代。然太宗殺太祖之子孫。高宗忌欽宗之返國。光宗不執孝宗之喪。如此

尙謂之家法乎。但是多賢后耳。然垂簾、非美事也。大抵古來帝王。恆多慚德。不獨帝王也。人家遇鼎盛。父子兄弟皆登尊顯者。乃閨門之內多失雍穆。甚至角吕牆茨。或不可言。反不若簞瓠老腐。猶能飭邊幅。嚴帷幙。骨肉肅而和也。抑佛氏所謂缺陷世界乎。

管子

子書什九僞作。管子亦僞也。但奇奧非東漢以後人筆。管仲先桓公卒。書中小稱篇。乃載桓公身後之事。其僞而不及簡點者也。史記管仲傳。幷無著書立言之語。

劉向陳咸

馮唐老於郎署。自昔指爲口實。然劉向、陳咸、皆年八十爲郎。公孫宏八十爲相。趙充國七十爲將軍。尤不足異矣。

銘體非詩

世之美韓昌黎者。皆謂其序文如書。銘如詩。然序如書可矣。銘如詩。不徒不知詩。且不知銘矣。蓋詩無論古與律。皆以音爲主。音不協。語意雖妙。無益也。銘卽叶韻。不必叶音。其體與詩迥別。豈得混爲一塗。此後人不善觀昌黎處也。顧詩之音。亦難言矣。釋氏以通禪爲大悟。以通音爲小悟。旨哉其說。

非劉氏不王

漢高祖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此語不爲當日功臣而發。爲諸呂也。後世不王元勛。輒指爲口實。

悞矣。

古人名失考

楊王孫、裸葬者。名貴。見西京雜記。文翁、化蜀者。名黨。翁其姓也。見張崇文歷代小誌。壺關三老姓令狐。名茂。見漢紀。

地氣

地氣激而成風。鬱而成霧。皆陽火不及舒洩。抑之而後伸也。風烈、則地中常凌冬不暖。霧盛、則河冰徹底之凍亦解。蓋氣畢升在外。而內自虛矣。

虛費

光祿無名供億。歲百萬計。然不可裁革。正德出。劉忠宣公曾言及。後來肅州之戍。遭際酷烈。禍端在此。

羅念菴

江右羅公洪先。大魁時。方弱冠。外舅大理寺卿某。往賀之曰。可喜。幹此大事。先生面赤。答曰。丈夫大事何限。此三年中一人耳。是日袖升米入蕭寺。同黃孝廉聯榻講學。遂忘歸。余嘗收得先生與馬恭敏手札。謝扁額事。蠅頭細字。寫一名帖。即於名帖上作書。并及地方水澇災傷。縷縷盡五幅而止。始末小楷。無一筆少懈怠。恭敏時官江西布政使。先生從翰林予告過家也。余又收西室王公穀祥一帖。時為吏部選郎。其字視羅更小。楷法鮮妍。僅尺幅而書中語意鄭重。亦即在名帖之上。無有副啓。

韻字數

廣韻共二萬六千一百九十四字。視沈韻多一萬六百七十四字。顧字雖收羅無遺漏。而音不及隱侯之嚴且正也。宋儒楊誠齋云。無事當看韻書。朱晦菴則謂是六經中要務。其反切則起於魏孫炎。四聲切韻則起於劉宋周顒。皆不可不知者。

收拾人才

爲政極大功業。無過收拾人才。子產用之於鄭。管仲不能用之於齊。孔明用之於蜀。蕭何不能用之於漢。狄梁公用之再造李唐。張德遠不能用之恢復南宋。非當時無人。無休休者耳。

經術奇症

楊雄規模周易。王通效顰論語。王介甫非春秋、歐陽文忠毀繫辭。朱文公不用子夏詩序。柳柳州厭薄國語。蘇玉局詆史記。皆不可曉也。

逆旅嘉言

時者難得而易失。此逆旅人語也。太公望用之以息營邱之爭。夫以金匱之略。白旄之功。猶不棄芻蕘如此。彼瑣瑣者敢剛愎乎。

忍情生於習見

獸之有功於人莫如牛。殺牛而不忍者、恆有之矣。蟲之有功於人。則莫如蠶。衣絲者。毫無動念於抽煮之

慘何也。

文法

古人之文。但從事理剖析明白。議論序事。一縱一操。而法度自在其中。如白雲飛空。卷舒濃淡。何心造作。秦漢之間是也。後世先立法度。然後鋪張。如布機軸而識絲枲。規矩雖可觀。而神氣不揚。隋唐之間是也。異日則不知有法度矣。既無法度。幷失事理。如乍富人設九賓之筵。亭榭什物。伎樂皆具。但儀舉與位置差耳。此李獻吉所謂慚惶浩歎者也。嘗疑後人不能造古人者有三大事。治樂也。用兵也。作文也。

返璧

返璧、乃晉公子億負羈事。今多認作藺相如。非也。

榷酤

征稅之法。什一之外。惟榷酤爲最善。且有三利。農不種秫。則黍麥多收。一利也。爭訐作亂之端。恆起於酗狂。今者有制。則細民得免廢業。君子亦不至敗度。二利也。糧餉增加。人或愁苦。酒價雖貴。無損良民。三利也。竊意每大縣官釀酒戶限二十所。小縣限十所。散布鄉邑間。戶部依鹽法。給引與之。有引者爲官戶。一戶大略年稅百金。無引者、爲私釀。私釀、全產籍沒。如是行之一年。惟正之供。亦不貲爾。蓋在釀人。不過略昂其價。使是輸納之數。而嗜酒人卽於十千之內。稍爲充拓。亦所甘心。況一縣市戶。既有定額。則釀者無俟龍斷。而沽者勢不他之。此視漢唐宋舊例。雖加詳密。亦最簡便矣。夫古人酒稅茶稅不厭其嚴者。以茶

酒之用。皆是中戶以上之家。非比布帛黍菽及細民也。草野妄談。或當於會計否。酤字上獲切。今皆讀作沽。非是。

仕宦不止車生耳

車耳、重較也。文官青耳。武官赤耳。見古今注。蓋古制官尊貴。則車上施重較。重較在幅之兩頭。形如牛角。仕宦不止。猶言善宦也。

性善

有性善。有性不善。此言性最眞切者。孟子直指性善。乃立教之意耳。宋司馬溫公亦以告子之言爲是。且曰性如地。善如五穀。惡如莠。地能生穀。亦能生莠。君子當除莠以養穀而已。解釋詳盡。無可疑矣。

身體勞逸

細人最勞是足。無刻或停。貴人最勞是目。亦無刻或停。惟鼻則無分貴賤。爲中氣出入之官。然目與足勞於晝。而逸於夜。鼻則無晝夜之兩分矣。據人一身。原無自在之天賦。況世間之事。可怠遑哉。

以身喻國

治國如治身。兵刑、其手足也。財賦、其齒舌也。禮度、其耳目也。人心有一息不用其手足齒舌耳目者乎。六者一息不用。或用不合宜。必生疾蠹。然則國之疾蠹。亦從可見矣。客曰。眉髮何似。曰。此文章也。亦治國之不可少。

分定

尉遲恭金銀。冥司爲之稽守。張說緡錢。冥司爲之鼓鑄。李德裕食羊。冥司爲之備辦。人生信有分定。然爲冥司者不亦勞乎。爲此言者。所以消世俗之貪癡也。

月令錯謬

周官無太尉。漢乃有之。月令乃曰。孟夏令太尉贊俊傑。此一錯也。周禮龜人上春釁龜。上春者。建寅之月。用夏正也。月令乃曰。孟冬命太史釁龜策。此又錯也。昔云禮記强半秦漢人筆。卽此是矣。

許由陶潛

千古熱腸赤心人。託之懶惰者。許由與陶潛耳。許由不喜唐虞之易代而棄瓢。陶潛不忍劉晉之改王而絕絃。一段無聊情景。視痛哭狂歌。百倍其苦也。

塑法通於作文

塑像之法。鼻不厭其大。而後可減也。目不厭其小。而後可增也。文字立格。如斯而已矣。

樂器

磬、石器。其形斗折。今人指方響、編鐘。皆爲磬。且佛院銅鉢。亦爲磬矣。至於箏、筑、箜篌之屬。益多混亂。而胡琴、阮咸、渾不似。則皆漢晉時物。非古也。笙以匏其腹。插管而加簧焉。簫形褊而長。如鳳。亦插管而不加簧。故曰匏笙。曰鳳簫。

盈虛

銖銖而較之至兩必差此古語也兩盂過水必有耗折此時語也天地消息之數可見矣

陳蕃下榻之賓

下榻不止徐孺樂安郡周璆亦其一也璆字孟玉臨濟人寓樂安

軍中一物兩用

車爲城帳幄爲屋楯爲臥具鑼爲洗刁斗爲炊盔爲臼

結纓

子路問死問事鬼神心胸透徹矣夫子告以知生事人便是下手工夫他日結纓定力實本於此噫非深造自得可易言哉朝聞道夕死可矣此之謂也

出入法讀書

宋陳善云讀書當知出入法見得親切知作者用心此是入法用得透脫不死其言下此是出法此黃卷中一帖仙方也見捫虱新語

詩文琢語

詩以排偶致工三百篇楊柳依依雨雪霏霏等句是也文以錯綜爲妙康誥如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如汝封春秋隕石於宋五是日六鷁退飛等句是也或曰下如汝封爲衍文謬矣

工拙

詩文工拙二字。難言久矣。其要大率以虛字活句幹旋。則入目易佳。以實字板腔填積。則成章亦拙。曾聞蘇文忠見諸子課業。凡虛字少、實字多者。必塗抹擲還。

耳目

人身神明寄於耳目。顧目之用短。對面隔紙。則五色不分。其形露在外也。耳之用長。雖重山數里。猶聞鐘鼓。其形藏在內也。故外露則有盡。內藏則無窮。

棲俎

北人置菜於樹。以風受日。蓋欲乾之。而不與其遽乾。其名爲棲俎。詩云。如彼棲俎是也。法甚良。名亦巧妙。朱子注爲水上浮草。則索然矣。

生前之論

周公謂魯公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當日成王尙在。安得未死使有論耶。伍子胥謂楚使者曰。報汝平王。欲國不滅。釋吾父兄。楚子亦不應未死卽論爲平。凡古書此等皆後人僞筆添入。決非原文。

人和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此千古治國要領。不但用兵。蓋和則紀綱肅。賞罰明。燥溼調。憂樂

共君臣腹心手足非徒煦煦之謂也夫豈盡將天時地利抹殺但有歸重耳

奇捷

唐羊倡薛萬徹皆垂袖登壁縱橫五六丈如躡梯柴壁飛散步上磚城如履平地又投手以兩足指緣佛殿柱至簷所宋權武倒投入井將及泉矣復倒躍而出此等材武雖猿狖鷹隼不能比也

異名器物

器物多有別名如筆曰昌化琴曰文鵠之類皆出小說有似新奇而實猥鄙若取用之令人面赤即拾遺、虞初等書非不可觀然以其故實入詩文決非大作家矣是亦不可不謹

五馬

太守五馬出漢官儀古乘駟馬太守則增一馬然漢之太守如今開府節制幅員不止一郡

官名地名不宜用古制擅易

宋范文正嘗爲人作墓誌以示尹師魯內有以轉運使爲部刺史以知州爲太守師魯皆爲改正謂當時官名不宜用古之位號啓後世之疑本朝楊君謙禮部見蘇州府志題曰姑蘇志大詬揮去二公之意蓋以一代制度定名所以垂信不可妄求脫俗反失遵王之義也

賦韻

古賦隨意押韻但令宮商協而已宋以賦取士於是以一平一仄交互相疊爲式每賦八韻蓋四平韻、四

仄韻也。詞句鏗鏘。鄭然可聽矣。若杜牧之阿房宮、楊敬之華山、蘇子瞻前後赤壁。偶爾寄興。非其例也。

唐科目

唐取士有六十三科。如志烈秋霜科、幽素科、嫉惡科、王霸科。亦屬可笑。元稹、白居易皆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張九齡應才堪經邦科。又應道侔伊呂科。顏眞卿應文詞秀逸科。其餘則無聞於後者。

忍性濟事

里鳧須盜亡公子之貲而逃。文公返國。而與驂乘。於是國人之疑者皆服。晉用是霸。雍齒、劉季之深讐。帝即位。先封雍齒。於是沙中無偶語。天下大定。薛萬均、萬徹、魏徵、皆建成太子宮僚。勒兵攻天策府者。文皇盡置左右官之。諸將吏於是無反側。唐祚用長。三君非不念舊惡。直忍之耳。曹瞞智略不在三君之下。獨不能忍。至今人心尙弗予之也。

鴈塔

佛迦葉於達嚫國。穿石山爲塔。最下一層。形略如鴈。故名鴈塔。唐沙門元奘倣其製。立塔於曲江之慈恩寺。張莒本寺中閑遊。戲題同年之名於塔。遂沿爲例。蓋唐時進士每科不過二十人。人少故可題。白太傅詩。曲江舊院題名處。十九人中最少年。其大略也。

名帖引古

書曰。眇眇予末小子。隆萬時。有大僚上政府名帖云。眇眇門下晚學生。是亦有所本者歟。

寫景

白太傅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宋陳后山謂是看人富貴詩非自己富貴者也后山此語絕是詩話中藥石使可悟寫景之法矣每思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此眞富貴人自道也功成名遂無一欠缺世上纖塵不入胸中方能有此一覺佳眠

唐張祐讀老莊詩

等閑緝綴閒言語誇向時人喚作詩昨日偶拈莊老讀萬尋山上一毫釐予每見詞人自矜一藝頓忘天地之大此詩可以入道矣

硯

文人用硯如良將之弓刀既頃刻不可離又非低下之材得充任使然佳石最難遇彼滑而拒墨者棄矣若下墨如鋸滲而不泛則墨色皆粗澈入紙無光又非上品也向聞端溪下巖惟純墨青花二種然青花予嘗收得卻不如意宋米南宮以唐州葛仙巖與溫州華嚴寺二處石在端歙上而歐陽文忠又以南唐澄泥爲第一亦各執所見耳又有紅絲石者唐人所寶王建宮詞延英引對綠衣郎紅硯宣毫各別床天子下簾親試問宮人手裏過茶湯此紅硯卽紅絲也不可得矣

說文

許氏說文乃宋太宗時所纂非原書也許冲漢安帝建光元年上此書彼時安得有沈韻而分爲一東二

冬之日哉。聞古板在吳郡毛家。徐興公目擊爲余言。俟米價善。卽買舟往訪之。

鞠塵

鞠塵。古詩多用之。向與林正則考其出處。乃在月令注。月令薦鞠衣於上帝。告桑事。注云。如鞠塵色。此鞠塵所自也。然不知其色作何狀。後讀鄭司農周禮注。內司服鞠衣。蓋芽桑色也。桑葉始生。其色在嫩黃嫩綠之間。如塵之在鞠也。古人善下語。一字不苟如此。

女妖男妖

婦人長壽極貴。更事數夫。自古惟夏姬一人。三爲王后。七爲夫人。而使人不之厭。眞女妖矣。男子長壽極貴。更事數君。惟馮道一人。五代七姓。身爲輔相。而使人不之疑。眞男妖矣。

功業名節

自昔功業之危。莫如寇準。萬一敵未款而三軍先潰。卽魂魄何安。自昔名節之危。莫如狄仁傑。萬一志未成而此身先去。雖子孫亦辱。如二公者。成算中之徼倖也。

任子

任子曰。火佚焚家。家不罪火。食過傷人。人不罪食。二語奇奧。君相濟世用人。其功德可論者。卽有罣悞。皆當原宥。不可與庸衆一例。

八蜡

蜡祭、田功報賽之祭也。其期用臘。一曰先嗇。謂始辨百穀者。二曰司嗇。謂啓嗇事者。三曰百種。謂布百穀之種。四曰先農。五曰郵表畷之神。郵、田里之亭表、田畔。畷、畔上可止處。經曰。饗農及郵表畷是也。六曰貓虎。以食狼鼠之害稼者。七曰坊。謂能障水不入。八曰庸。謂能洩水使出。經曰。祭坊與水庸是也。

筆甜

元逸人黃大癡。教人畫法。最忌曰甜。甜者、穠郁而軟熟之謂也。夫爲俗、爲腐、爲板。凡人皆知之。甜則不但不之忌。且羣然喜之矣。從大癡拈出。大是妙諦。用是通於草隸。以及文詞。眞哲匠之金桴也。

曹孟德格言

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此曹孟德之語也。千古創業帝王才識器量。豈能舍此數字哉。魏之所以能禪漢也歟。

後世名

太史公青蠅驥尾之喻。憤惋慷慨。使千載而下。尙爲噴血。然亦有不盡然者。孔門詩禮三千。知名多少。孟氏後車百乘。踪跡何在。獻子之友。已忘其三。田衡之客。不存其一。烏在乎附青雲哉。固有數存矣。

國事爲戲

謝元以八千人破苻堅百萬。自是千載奇功。謝安當此危機。從容賭墅。亦千載定力。但不知江左偏安以來。大敵在望。講武之政安在。直至倥傯之時。僅得八千人。一少年胄子。徼倖成功。是以國事爲戲矣。安石

此段勳名。政與寇準相似。宰相平日所幹何事。乃以君上自將。雖偉績。亦罪案也。

詩禍

李鄴侯作柳詩云。青青東門柳。歲晏復憔悴。楊國忠訴之明皇。謂譏彼。帝曰。賦柳爲卿。豈賦李爲朕耶。後世好以詩文媒孽賢士。亦國忠之流也。雖然。詩亡然後春秋作。夫春秋者。亂臣賊子之斧鉞也。乃繼詩而作。刻詩之譏刺。亦其職矣。安可廢耶。況又莫須有者也。人但不爲楊國忠。自然無譏矣。然無端汙衊人。則可殺也。

馬恭敏遺事

戶部尚書馬公森。精算術。天下糧餉解部。自千萬以至毫忽。但於掌上輪指算之。無或遺失。里中故事。凡九卿官。林下乘明轎出入。公獨蔽幃。蓋以父母之邦。不可行辟人也。姑某、老而寡。每三日一謁見。及出必趨。不敢於姑之門登輿。秀才時。猶姓裴。後復原姓。有祖嬸郊居。當公既貴。仍呼裴五秀才。元旦、坐受公拜。立茶而別。以爲常。萬歷癸酉。公老矣。時鄉舉門人某。在棘闈閱卷。欲物色公諸子。公力卻。自矢於天曰。江西總兵朱嘉謨、都司賈勇、向皆潛卒也。因公薦拔至尊顯。迨公歸。二人於玉山驛私致饋金三千兩。且曰。謝政家居。不足爲清德之累。公峻拒。二人泣拜以去。噫、以上數事。雖范文正、司馬溫公。豈能上下哉。然公經術與撥亂之才。尚難枚舉。

令恭變局

晁錯之七國李訓之宦官武穆之北討皆親承人主命令而行者即以殺身此謀臣之大戒也

林子羽遺句

國朝林鴻子羽詩文一洗前人纖弱之習爲開國宗派第一萬歷初太守袁公景從馬參軍用昭同選十才子詩雖復精勤不無挂漏如人分滄海色江轉白雲痕　山鐘知遠寺海月憶貧家　落日扁舟去秋風萬里心　重關逢雪度走馬見星移　郭樹侵吳近淮流入海長　古柳垂春蔓沙河急暮流　三軍隨虎竹萬里度龍沙　古戍冰成壘春隍雪作花　谿橋寒吐月驛樹晚藏烟　關雲遮越斷海雨入吳深皆五言佳境何以去之又七言如雲邊夜犬鳴沙驛海上寒山出郡城　殘烟野戍聞寒笛落日楓林見驛梅　南粵雲來螺浦白東甌天接虎門蒼　蘇小門前人散後灞陵橋上燕來時　江田未熟晴蕪曉館樹新涼夕鳥喧　淮邊落木南天盡江上寒雲北鴈飛　寒山月落青楓晚野戍霜空白鴈晴　疎砧舊館空江上遠火人家積雨中　亂山背水孤城晚獨樹臨關一葉秋如此蒼辣警策豈全首精力更有不及之處亦在所刪何也蓋作文易選文難作者遇倦則勿作人人能之選者未免牽强耳故多疎略害事也

孔廟

祀典國之大事至孔廟尤歷代俎豆中最重者其弟子多失考何也邊伯玉友也公伯寮季氏私人也與門牆無干豈可併入如懸亹字子象載在家語檀弓者反不及焉而申黨即申棖琴牢即琴張又皆重見

是亦不可不釐正也。

草木

草木有性而無情。古語也。乃牡丹寂莫則倦。遇笙歌燈火。便復嫣然繁盛向人。蓮花晝則一葉自近而蔽日。夜則其葉又自遠以承露。木芙蓉早則白色。午則紅色。玉蘭馬纓皆晝開而夜合。他如冬笋爲孝子而生。枯荆爲兄弟而榮。儼若人事相關矣。謂之無情。不盡然也。爲佛氏言。充類盡義。雖生菜亦不可刈矣。

監軍

三軍司命在主將。又別設監軍者。譏反側與非常也。唐以內監領此職。既驕恣掣肘。又挑選軍中驍勇。盡歸麾下。立信旗。另自屯劄一處。臨戰、休戚都不相關。迨勝則奪級。稍有崎嶇則先逃。阻三軍之志而惑亂其耳目。最害事也。此弊起於唐之中葉。李德裕上疏力陳顛末。然不能去。但令每軍千人。聽取十人以自衛。高拱營中。不得預戰。有功則仍分之。自是無齟齬。每戰皆捷。亦善御監軍之法也。宋李誨亦言。昔唐用兵不利。禍皆起於監軍云。

將帥故智

留敵以自爲。樂毅用之太過。韓信用之不及。故皆以去位殺身。彭樂之走宇文泰。慕容紹宗之縱侯景。則不忠甚矣。鳥盡弓藏。人主又當加意。卽使其臣如范蠡、張良。亦安在乎爲民上也。

無事可忽

百里奚之牛。金日磾之馬。卜式之羊。陳平之割肉。謝元之置履屐。陶侃之運甓。古人用心不苟。隨事計功。眞將相之器也。世間最敗德。無如懶惰。

先兆

天將旦必倏然而昧。火將盡必倏然而炎。大雪將至必先溫。大雨將至必乍燠。故木之盛、其華必將枯。人之驕、其志必將滅。列子曰。物不至者。則不返。

殘忍生於利欲

帝王之文學。隋煬帝足矣。帝王之英邁。唐太宗足矣。皆不免於慙德。若曲端殺叔以行令。車新刖姊以取名。誠怪異其性也。

大事可憐

人之將死也。五臟盡絕。風刀解體。其痛楚窘偪。口不能言處。雖人間刀鋸鼎鑊所難例論。彼時雖有掀天揭地本事。又以堯舜爲父兄。周孔爲子弟。一毫用力不得。何況浮名浮利。及衆生子孫也。故佛氏竭三藏之神通。孔子以朝聞夕死。斬截喚醒。無非爲此一着。人自不解脫耳。宋儒魏了翁、蔡元定、皆談笑隱几而逝。平日豈無所用心哉。亦豈長齋拜佛、度僧禮懺所能了耶。然天竺則不言下手工夫。洙泗則重疊指點。其宏慈一也。

外國識量

雞林能愛重白樂天古詩繡之弓囊交趾能醜詆王介甫新法書之露布誰謂中國之外無人乎然白太傅自藏其集於廬山豈當時如元稹劉禹錫之外推重而傳述之者亦寡耶王荊公初立法時天下風靡豈當時如張安道司馬君實二公深惡而痛絕之者亦寡耶是外國之識量反有特見矣

出身本末

一言拜相田千秋也三語爲掾阮千里也雖人主用人不次而仕宦速化若是稍有廉隅者恥之矣何況其他

盛衰先兆

衰至便驕千古名言不但一人之身卽一國之舉動亦徵兆不爽春秋當晉之盛也鞏之役范文子郤伯范叔欒伯交相讓功及晉將衰鐵之役趙簡子爭鼓音衞太子爭右鄭良爭御交相誇能夫戰勝同而人心則迥別晉國之盛衰係焉可畏哉

養癰

宋李沆爲相凡條陳利害封事悉擲還不覽謂以此報國當時去太祖太宗不遠規制已定無可更端倘歷年既久事變紛紜宰相亦藉口文靖庸庸以獲福是爲養癰矣故瑟弊改絃車弊易轍

父子至性

林文恪歸養每日必冠裳謁文僖視膳文僖亦冠裳見之以爲常宋徐仲車者日夕與母夫人相見亦具

袍笏。且曰。吾於貴人且然。況吾母乎。二公於家庭間。凜然誠敬。固足爲孝。然去斑衣之天眞遠矣。禮曰。至愛無文。

賦秉無常

鵝鴨有翼而身伏咫尺。螣蛇無翼而足踰雲霄。丹朱帝堯之子。不有天下。大舜耒耜之人。享名萬世。天分之不足恃如此。

漢武隋煬

自古不道之君。莫如隋煬。然有二事可嘉。其一、道士潘誕上言。欲取童男女腦髓。合長生藥。帝立斬之。其一、或云李氏當王。勸帝盡滅李姓。帝不聽。此二事。視漢武以千童男女入海。謂獄中有天子氣。凡長安獄、無問罪之重輕盡殺之者。差有間矣。

季氏伊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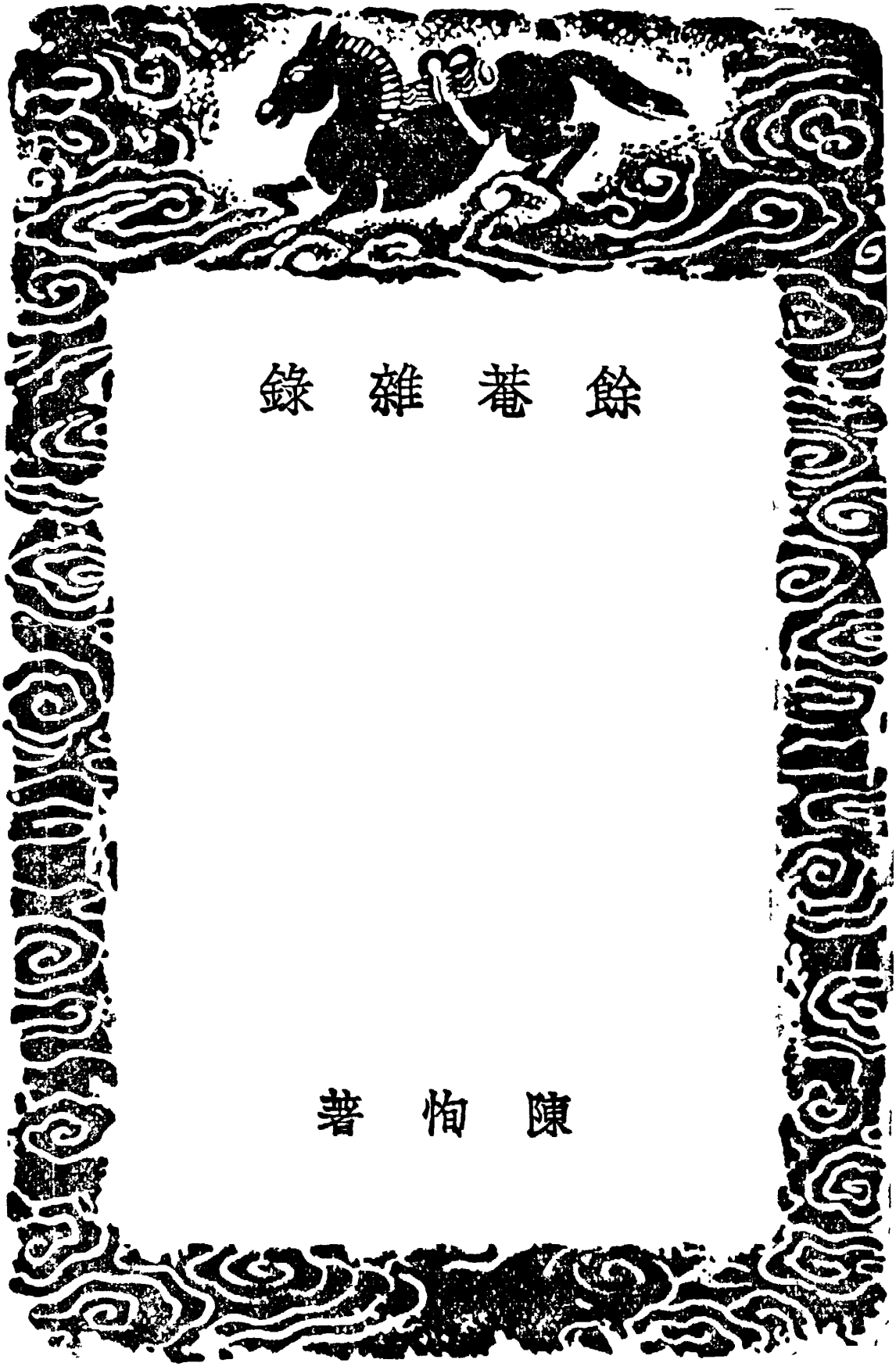
春秋魯季孫意如逐昭公。出居乾侯。凡經八年。國空無君。意如攝政。且歲具從者衣屨。歸之乾侯。及昭公薨之明年喪還。其弟公子宋始卽位。此事大奇。千古所無。夫人臣權力。能驅駕其主。尙何顧忌。不弒而篡之耶。設昭公有罪於宗社而被放。意如又一伊尹矣。意如不能謝僭竊之名於後世者。齊晉之君以持之也。

漢之所以强盛

漢時凡有征伐大事皆集百官議之議而是者官雖微天子可其奏而三公亦不之拒形跡渾忘禍患不作如賈捐之之罷珠崖楊雄之許單于降班勇之伐西域李固之定交趾四人皆小官也後世不論事之大小安危惟要地一言爲符印倘有違忤首領不保矣至如曹劌李同尤爲奇偉乃春秋之時不必言者何古賢之能自見也

鐘鼎

鐘鼎之屬生以之享死以之祀古人所寶故齊之伐燕遷其重器孟氏以爲言及樂毅破齊則曰祭器設於寧臺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乎磨室其竹帛炫耀亦在於此蓋古人無有異瑤奇珍以供好尙愛護之物惟此而已其節儉敦樸之風亦可想見矣然其勒銘多篆作一人持戈之像或列一載於人之傍蓋示子孫以武不欲其柔懦敗度爲他氏所奪也意又深遠矣



餘菴雜錄

陳恂著

本館據學海類編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本傳

陳恂、字子木、號餘菴。家於嘉興。崇禎壬午舉人。父別駕憲來染疾。需鞾蛇。禱五晝夜。忽楚友鄧攜至。人稱孝感。早食餼。負盛名。以萬物一體論見賞於岳司馬元聲。婁東、雲閒諸賢。俱推復社領袖。黃漳浦講學大滌山房。追隨無少閒。甲申變後。徐冢宰石麒揭薦。以母老辭。徵爲浙西四孝廉之一。監司郡縣。聞名造廬。必堅辭。年八十九。命懸黃漳浦倪文正長箋榻前。相對而逝。所著有餘菴文集八卷。

餘菴雜錄卷上

明　海鹽陳　恂子木著

易咸者、感也。而象曰以虛受人。未有心不虛而能感者也。恆者、久也。而象曰立不易方。未有立不定而能久者也。

易上經終之以坎離。坎離之上。頤與大過。頤有離象。大過有坎象。下經終之以既濟未濟。既濟未濟之上。中孚與小過。中孚有離象。小過有坎象。蓋坎離既未濟。得乾坤之中畫。故先之以大過小過。欲人損過以就中。此聖人序卦之微意也。

屯初九磐桓。桓、亭郵表也。漢書注云。亭郵、四角建大木。貫以方板。名曰桓表。縣所治。陳宋閒言桓聲如和。今猶謂之和表。卽檀弓所謂桓楹也。震陽木。桓之象也。初居下象磐石之著地。桓木之埋地。屯、萬物始生。爲開治之象。初九、一陽震動。爲開治之主。磐桓者、狀其雄固之象。剛健之才。橫渠以爲磐石。猶言柱石也。

泰卦之義爲通。通者、無所不達之謂。非決而去之之謂也。決則夬而非泰矣。內君子而外小人。正欲與之相安。不與之相激。小人道消。非消小人。乃化小人爲君子也。不然。消將妨交矣。六四以其鄰不戒。以孚四爲陰首。近孚于三。則衆陽皆見。四先孚三。則羣陰畢從。交泰繫係。實在于此。宋魏文靖事穆陵。進講

泰卦曰內君子而外小人爲泰第在外而心腹是計不外爲在內而情意不親不爲內此因時納規聞者歎賞然分別太露亦啓小人之疑

孔明勸先主取劉璋或疑其非不知正是伸大義於天下處劉璋之父焉漢之賊也初以益州有天子氣求領益州意已可誅未幾董卓之亂諸鎭起兵討賊焉起兵不討賊而據益州帝使璋諭旨璋遂留蜀焉自作乘輿焉死璋立是悖逆相承也不取何待

朱子不取詩小序於鄭衞之風多指爲淫奔人或非之楊文懿守陳言春秋列國大夫會盟多賦詩以見志使皆淫詞焉肯取以自況若夫子意在垂戒一二章足矣何多載若此季子觀周樂爲之歌衞曰美哉淵而不困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於鄭雖譏其細然皆歎其美未嘗及于淫也

顧端文之論吳澄許衡謂魯齋臨終誡子孫死後勿請謚但書許某之墓四字足矣此分明表仕元之非得已又分明認仕元爲非愧恨之意溢于言表而草廬居之不疑若以爲固然者故魯齋之所自以爲不可乃吾之所謂可而草廬之所自以爲可者乃吾之所謂不可也高忠憲之論謂魯齋有用夏之變故有魯齋之志與其德則可若草廬則既爲宋人且試鄉校爲宋貢士矣即不死亦當被髮入山而奈何其膺程鉅夫之薦也奈何其受資善大夫之銜與織金文綺之贈也觀顧高之論寬魯齋而責草廬學者可知所重矣

楊文貞公贈曾士榮序云今年部使者行郡縣勵新學校考諸生經義不治者罷黜爲吏而士榮與其遣

中又曰吏不根儒或戾于道儒不達吏或滯于用子根儒以治吏功立而譽顯吏果不足以辱子也遂書之以壯其行蓋當時試士公嚴令在必行士亦不以此諱避遂赴其役而士風淳樸可以想見矣

杜詩瑩瑩金錯刀註引續漢書佩刀諸侯王黃金錯環謝承後漢書詔賜應奉金錯刀又漢食貨志新室鑄錢更造錯刀以黃金錯其文大抵古器物以黃金錯之皆謂之金錯如對雪詩云金錯囊徒罄乃是錢刀而以金錯也虎牙行云金錯旌竿滿雪霜謂以金而錯鏤旌竿也

士之生物其數五故凡草木之花皆五惟桂乃月中之木居西方西乃金之生數故桂四出而金色且開於秋若雪花六出朱文公謂地六成水之義是已然薝蔔亦六出

四皓有羽翼功後惠帝爲之製文立碑此上世賜葬人臣恤典之始見于任昉文章緣起他書未嘗載東園公姓唐名秉字宣明綺里季姓吳名實字子景夏黃公姓崔名廣字少通角里先生姓周名術字元道

九族孔安國以爲高祖至元孫之親杜預以爲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而爲九詩頍弁序言不親九族而詩有甥舅角弓序言不親九族而詩及婚姻固當以杜說爲是按周官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說者爲父也子也孫也三者爲之屬之正名喪服小記云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說者謂自己而上親父下親子三也以父親祖以子親孫五也以祖親高祖以孫親元孫九也則由一而三由三而九皆謂同姓之親耳三詩之序推親親而廣之耳夏氏書解則曰高祖非己所得

而逮事元孫非己所及見惟引夏侯歐陽等以爲父族四者父五屬之內一也父之女昆弟適人者及其子二也己之女昆弟適人及其子三也己之女子適人者及其子四也母族三者母之父姓一也母之母姓二也母之女昆弟適人者及其子三也妻族二者妻之父姓一也妻之母姓二也

正統己巳八月十五北狩十七報至京十八景帝以太后命監國至二十八日令旨諭鎮守居庸關內臣潘成、都指揮孫斌等諭云鎮守大同等官報虜圍擁一人到彼城下稱是至尊多出朝見反與銀兩段匹賞衆等因此等無謀無知之人聽其詐誘已令人去責他不許再蹈前失諭至爾等只依前諭不可如彼輕信中國惟知社稷爲重爾守將等只知爲國守關爲重今後若有此等不分眞僞決不可聽虜誘詐愼之愼之故諭上鈐廊王之寶此時監國纔十餘日而有只依前諭之語則所遣示意非一次矣又云不許再蹈前失且云不分眞僞明示英宗臨邊令拒絕之矣可見後遣使講和迎鑾皆非所欲也

陳止齋論漢高封國是初時急于撫定使延歲年意必別有區處如藝祖開基事多未究謂自古功業多遺恨惟周公無虧欠孔孟監二代兼三王之論王通說經志大備是已周禮載師所征稅或二十而一或十而五自漢宋諸儒因疑周不純用徹法是又失之不考蓋閭師、縣師、載師皆征賦稅載師、乃征公卿大夫子弟諸食采之地其收之民皆十一也而自租歸公土則有差等輕或二十而一重或二十而五若有他受田之民什一之稅鄉則征于閭師遂則征于縣師顯然三局益見法制周詳無可擬議也

春秋是聖人經世之用要其托史見義以五霸爲據按左氏合諸國之史發明經所不書以表見其所書

因五霸之興衰。究觀王道之缺。則戰國之事起。周亡而秦漢出矣。此止齋所謂看左氏傳在貫穿五霸之變。五霸功罪未分。則東遷之不競。與歷年多處。未見著落也。

春秋十二公。時各不同。隱桓時。王室新東遷。號令不行。天下散而莫主。莊僖時。伯政自諸侯出。天下始有統一。宣公時。楚莊强盛。夷狄主盟。成公時。晉悼公出。楚自退去。繼而吳楚又入爭伯。定哀時。政自大夫出。至春秋末。與初時大不同。然無大殺戮。及戰國爭雄。兵戈傷殘日甚矣。

季札聞歌小雅。而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杜註。衰、小也。先王、殷王也。文中子曰。季札焉知樂。小雅。周之盛也。劉氏敞曰。三子之說。皆未得其眞。何者思而不貳。怨而不言。何關殷之末王乎。若聞鹿鳴魚麗。何謂之衰。又何以爲季札乎。蓋昔者周德既衰。樂章錯亂。太師非其人。不知小雅自有正雅。大雅自有變雅。而遂誤以凡變雅者爲小雅。凡正雅者爲大雅。而季札所聞。適季札南山之類。故有周德衰之歎耳。後至仲尼自衛反魯。乃始分雅頌。各得其所。則前此不得其所矣。故季札所聞。皆厲宣幽王之詩。而當時太師目之爲小雅者也。此其所以稱怨而不言。不亦宜乎。

詩魚麗之後。亡其三。南陔、白華、華黍也。南山有臺。南有嘉魚之後。亡其三。由庚、崇丘、由儀也。六篇同在一處。不應中間南山有臺。南有嘉魚二詩。獨能存也。按儀禮鄉飲酒及燕禮。笙入于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又曰。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邱。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此六詩。皆主于笙奏之。商份曰。所謂亡其辭者。今論語亡字。皆讀爲無字。謂此六詩。于笙奏之。雖有其聲。舉無辭句。不若魚麗。南有嘉魚。

南山有臺。於歌奏之。歌、人聲也。故有辭爾。此歌與笙之異也。古者有堂下堂上之樂。歌主人聲、堂上樂也。笙鏞以間、堂下樂也。謂之笙鏞。乃間歌之聲。皆有義而無其辭。束晳徵之補亡六詩。皮日休補肆夏。不知六亡詩乃笙詩。肆夏乃金奏。初無辭之可傳也。

唐制。宰相不得獨對。姚崇與張說不協。崇曳踵爲有疾狀。上召問之。因得留語是也。宋宰職曰。同進呈公事。遇有所密啓。必先語閤門使。奏知進呈。罷乃獨留。謂之留身。

熙甯罷詩賦。元祐復之。至紹聖又罷。紹聖二年。始立宏辭科。除詔、誥、制、勅、不試外。其章、表、露布、檄、書、頌、箴、序記、誡諭、凡九種。以四題作兩場。引試惟進士得預。而專用本朝及時事爲題。每取不得過五人。大觀四年。改立詞學兼茂科。增試制詔。內二篇以歷代史故事、每歲一試。所取不過三人。紹興三年。工部侍郎李擢又乞取兩科裁訂。別立一科。遂增爲十二體。曰制、曰誥、曰詔、曰表、曰露布、曰檄、曰箴、曰銘、曰記、曰贊、曰頌、曰序。凡三場。試六篇。每場一古一今。許卿大夫之任子。亦就試爲博學宏詞科。所取亦不過五人。任子中選者賜進士第。此宋之宏詞科式也。

嘉靖間。禮侍顧鼎臣、霍韜、以孟冬時享。被命捧主。會二臣俱有期功之喪。例當引避。上言。據古諸侯絕大夫降之文。謂今之公卿。卽古之諸侯。臨祭不當引避。禮書夏言折之曰。古封建諸侯。世有其國。伯叔兄弟皆其臣也。故期服可絕。不知今之所謂公卿。可以君道自處。而臣其伯叔兄弟也。則期功無絕降之說矣。詔令迴避。凡今之仕者。三年之喪。必解官守制。若期功。則第衘哀于私室。而服官如故。是絕降之

義也。祭爲吉禮。既奉君命。以私情奏明。是謂得之。若謂君道自處。臣其伯叔兄弟。而謂之絕。則大夫又何爲之降乎。

五代之閒。吳蜀荆閩。日驅其民於鋒鏑。吳越獨安靜百年。以歸於宋。三世四王。靡聞失德。方是時。天下皆糜爛於戰爭。惟兩浙不知。不可謂無大功于民。而歐陽公於十國獨譏吳越之虐。予因念野史載其風俗侈靡。國富有餘。即入朝時所貢獻。及遺朝諸臣金帛珍寶。不啻數百萬計。則其橫征剝民。亦大略可知。

世多傳李太白在當塗采石醉後泛舟于江。見月影而俯取之。遂至溺死。然李陽冰作太白草堂集云。陽冰試絃歌於當塗。公疾亟。草稿萬卷。手集枕上以授倖。爲序。又李華作太白墓志。亦云賦臨終歌而卒。乃知俗傳皆妄。如謂杜子美食白酒牛炙而死者。亦誕也。

新唐書二百二十五卷。歐陽文忠公譔紀表志。宋景文公譔列傳。當時以宋所譔過文。且一書出兩手。命文忠看詳。改歸一體。文忠曰。人所見不同。且宋公前輩。遂已。故事。修書惟官高者一人書職名。時景文守鄭州。在文忠下。文忠曰。宋公用力久且深。何可掩哉。遂于所撰各書之。古之君子。存心至公。無欲上人如此。

浙江杭州府仁和縣學。有宋石刻宣聖及七十二弟子像。李龍眠公麟所畫也。宋高宗製贊并書。後附以尚書左僕射同平章門下事秦檜記。檜之言有曰。孔聖以儒道職教弟子。皆無邪雜。背于道者。今縉紳

之習。或未純于儒行。顧馳騁狙詐權譎之說。以僥倖於功利。蓋指當時言恢復者。黃文獻嘗畫圖贊後。謂檜作此記時。距其卒僅七十六日。其罔上誣民。至死而不已也。明初吳文恪公訥爲御史。巡按浙江。得觀石刻。見檜之說。尙與圖贊竝存。不勝憤恨。立命磨去其文。又備識其後。使後覽者得所考云。仁和學。宋高宗紹興十四年正月始。卽岳武穆第作太學者也。

上巳當作十干之己。蓋古用日。例以用干。如上辛、上戊之類。無用支者。若首午尾卯。則上旬無巳矣。故王季夷嵎詞云。曲水湔裙三月三。

歐陽讀聖俞詩曰。梅翁事淸切。石齒漱寒瀨。又曰。初如食橄欖。眞味久愈在。蘇東坡讀孟東野詩曰。水淸石鑿鑿。湍急不受篙。又曰。又如煮羹蟹。竟日嚼空螯。其以水石相喻。一種巉削淸峭之致。似矣。若橄欖眞味。梅窮當爲首肯。蟹蟆空螯。貧孟豈能心折。然兩文忠之品評。均自有眞解。

考妣之稱。今人以父母沒後當之。此本爾雅。父曰考。母曰妣。然經文多以妣對祖言。詩似續妣祖。烝畀祖妣。易遇其祖。遇其妣。左傳昭十年。邑姜、晉之妣也。似古者祖母以上俱得謂之妣。

東漢人士。最上如荀朗陵、陳太邱等。人倫師表。天未竟其用。復顯其子孫。如荀文若、陳元方、長文兄弟。使門望有以發其潛德。次則若蔡中郎無後。郭有道、龐德公、司馬德操輩隱而不出。或顯其獎許之後進。以不泯其識鑑。若王仲宣、顧元嘆之于蔡中郎。聶季寶等之于郭有道。龐士元、諸葛君之于龐德公、司馬德操輩。最可悲者。若張子布在吳。許文休在蜀。故人貴顯。移書慰問。以重其聲價。若孟德之于子布。

王朗之于文休。使其國中後起者。功名日盛。如公瑾孝直輩。總不敢少有無禮于子布、文休。此三代下不可多得之風氣。讀後漢書。須尚友處。

楊龜山渡江以來。周旋延陵、句吳間。鄒忠公、李忠定公皆與有故。先生遂寓居於此。講性善之學。無錫喻工部玉泉先生受業。尤文簡遂初。李肅簡小山、蔣文忠實齋。遞相師承。程氏之學大振。程子所謂吾道南矣。至此果然。

阮籍詠懷云。西遊咸陽中。趙李相經過。顏延年謂趙飛燕、李夫人。劉會孟謂安知非實有其人。不必求其誰何。不知詩意謂是遊俠近倖之流。漢書谷永傳。小臣趙李。從微賤尊寵。成帝常與微行。籍詩正出此。

詩家聯句。漁隱叢話引雪浪齋日記。謂始韓退之。因謂謝宣城有聯句七篇。陶靖節有聯句一篇。則已有先退之而爲者。然亦有先陶、謝而爲之。如漢柏梁臺。亦豈非聯句。

將大雨雪。始必微溫。雪自上下。遇溫氣而摶。謂之霰。久而寒勝。則大雪矣。霰、積雪也。或謂之米雪。其粒若米、若稷然。

程子曰。電者、陰陽相軋。雷者、陰陽相擊。其相因者。動極則陽形也。是猶鑽木戛竹。皆可以得火。胡明仲曰。陰陽凝聚。陽在內而不得出。則奮擊而爲雷。電光發而聲隨之。陽氣奮擊。欲出之勢也。

洪範傳。雷二月出地百八十三日而終。陰用事亦百八十三日而終。雷出則萬物出。雷入則萬物入。故雷安萬物。安雷害萬物。害又五行占。入地則孕毓根荄。保藏蟄蟲。避盛陰之害。出地則養長華實。發揚

伏.宣盛陽之德.

餘菴雜錄卷中

月令孟春蟄蟲始振而非二月仲春始雨水而非正月仲夏小暑至而非六月孟秋白露降而非八月與劉歆三統歷不同鄭氏釋月令謂夏小正正月啓蟄漢始以正月中爲啓蟄然則劉歆以驚蟄爲二月節蓋謂蟄蟲始啓二月大驚故移驚蟄於二月蓋月令或原其始或要其終其實紀時而已非如歷之詳也其他與歷異者皆然

禹貢敘治水之次冀爲帝都既在所先而地居北方於五行爲水水生木木東方也故次以兗青徐木生火火南方也故次以荆揚火生土土中央也故次以豫土生金金西方也故終于梁雍蓋禹順五行而治之耳所謂彝倫攸敘者此也

焦弱侯先生言召平董公四皓魯兩生之流士不以秦而賤也伏生浮邱伯之徒經不以秦而亡也萬石君之家俗不以秦而變也陽非陰所能盡剝故曰碩果不食

孔子生卒年月傳記所載不同公羊氏書魯襄公二十年冬十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氏書年與日同于公羊而謂冬十月孔子生是差一月史記魯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則差一歲左傳記魯哀公十六年爲壬戌歲四月己丑孔子卒史記孔子年七十三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按魯襄公二十一年爲己酉二十二年爲庚戌若非庚戌則二十一年己酉當是七十四歲此索隱亦疑壽數之不明也又

按、是歲己酉閏申。以元術論。節過在子。可作庚戌。推命仍是己酉紀年。故劉恕外紀。謂孔子年七十四。而黃震于闕里譜系、家語圖。皆謂十月庚子生。朱子刊正世家。年仍史記。月日用公羊。索隱年信公羊。而謂史記云二十二年蓋誤。以周正十一月屬明年故也。故宗二傳者。外紀、日抄、譜系、家語圖也。爲生于己酉十月二十一日。宗世家者。祖庭記、路史也。爲生于庚戌十月二十七日。衆說參差不合。馮去疾見傳記異辭。則立爲會通之言曰。襄公二十一年。實己酉歲也。是歲八月置閏。以歷法積之。則大雪節當在十月十七日。或十八日。是爲十一月朔氣。又三四日方爲庚子。是孔子之生。已在十一月之節。既是十一月。則是二十二年庚戌歲首矣。公羊書爲十一月。似誤而非誤也。司馬遷書爲二十二年。而又謂孔子之年七十三以卒。亦未嘗誤。穀梁於年於月。皆據實而書。公羊於年。亦據實而書。於月則以節書。謂有日可以表見也。司馬遷則於年以節書。總而論之。三者皆非誤也。宋濂之辨。謂公羊穀梁。其時去孔子爲近。其傳經之家。言必有所據。孔子所生年。當從公穀爲的。然以春秋長歷考之。二十一年己酉十一月。無庚子。庚子乃在十月之二十一日。二十一日特交十一月節。孔子所生月。正當從穀梁氏也。至孔子之卒。當從左氏。其載魯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某卒。與史記相同。諸儒遵之不違也。但是歲四月戊申朔。有乙丑。而無己丑。己丑乃在五月之十二日。己與乙文相近。故誤書。所謂乙丑則四月十一日爲的。謂十六年爲辛酉。己丑日爲戊戌者。非也。自壬戌歲上溯己酉。孔子之年。乃七十四。謂七十三亦非也。若洪與祖爲周家改月。十月庚子。卽夏正之八月。今闕里年表。記孔子生日爲今八月

二十七日。故孔子卒于四月。亦謂爲二月。因以孔子志在春秋。死生以之。二仲上丁。適與月會。而宋濂則辨曰。殷嘗建丑矣。書稱惟元祀十有二月。漢嘗建亥矣。史則曰元年冬十月。其前後之例如此。周制可知。孔子作春秋。行夏時。爲萬世法。不過截子丑二月于前歲之終耳。月固不改。斷斷言之。然上丁之祀。千百世下。皆於二八月尊聖者持論不已。附記之。

東坡在儋耳。謂子過曰。吾近日頗覺有還中州氣象。乃滌硯索紙筆焚香曰。果如吾言。寫我平生所作八賦。當不脫誤一字。寫畢讀之。甚喜。後數日而廉州命至。如此卜兆。神動天隨。眞有道之象。

兌、非北方之正水。少陰之氣。不能敵南方之正火。兌之陰畫下有二陽爻。而離火從下曠之。此火能革澤水也。故有溫泉而無寒火。

艮之道當艮其背。所見在前。而背乃背之。是所不見也。老子云。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卽此意也。無見則自然靜止。外物不得入而與身爲媾。此其攝不動。而人我不能交涉。乃止之止。非不止之止也。學者主靜之功。必從有所止而入。聖人以無所止爲止。上九敦艮厚終。乃聖學之全也。陽明謂惡動之心非靜也。求靜之心卽動也。休心息見。智故不作。不爲動動。不爲靜靜。其惟上九乎。

或謂自乾而姤。一陰始生。乾上九之陽。擯於卦外。反之始也。歷二陰。遯三陰。否四陰。觀五陰。剝六陰坤。此一陽皆迤邐而未至。至復而始見。則歷七卦矣。以卦配月。自建午至建子爲七月。所以言日者。古人呼月爲日。豳風一之日二之日是也。陰陽平分。其數各六。升降往來。至七而還也。然以卦配月。終屬牽强。

固不若朱子主七爻之說也。

詩、君子偕老。惟述夫人服飾之盛。容貌之尊。絕無淫亂。但中間有子之不淑一言。而譏刺之意盡見。碩人。惟述莊姜之美。不言莊姜不見答。但中間有大夫夙退語。猗嗟。惟述魯莊之美。不言不能防閑其母。但中有展我甥兮一語。三詩體同。中間下一二冷語。而首尾不露其意。

王道盛。則諸侯不得擅相幷。詩存邶鄘之名于衞。不與衞之滅國也。程子曰。衞首併邶鄘之地。故爲變風之首。

豳居風雅之中。風之所爲終而雅之所爲始也。變風終于曹。思明王賢伯之不可得。於是次之以邠。反之于周公而後至于鹿鳴。言周之所以盛。由周公也。故補傳曰。孔子處邠于變風之末。實尊之也。尊之者何。變而克正也。

近代藏書之富。南浙多有。然均不及西亭王孫睦樸。卽授經圖一書。崇文總目列之。書不傳。獨西亭購得之。或云。西亭好古。因章如愚考索圖增定。圖首授經世系。次諸儒傳。及經部著述。

朱子以爲古人作易。其巧不可言。九八七六。原來只是十數。太陽居一。除本身是九。少陰居二。除本身是八。少陽居三。除本身是七。太陰居四。除本身是六。其說最爲直截。

偶見元戴表元剡源集。戴以文名淳祐、大德間。與柳貫齊名。然文勝柳貫。元人集中佳本也。

寒食上墓。禮經無文。漢成帝時。班伯爲定襄太守。上書願過故郡。上父祖冢。有詔。太守都尉以下。會因召

宗族。各以親疏加恩。光武初。詔諸侯出征。有經鄉里者。命有司給少牢拜掃。此朝命特典也。若林吉爲九卿。自表上師許商冢。大夫博士。卽爲許氏學者。各從門人會者車數百兩。儒林榮之。是在王莽時後。曹孟德過喬元墓。爲文致祭。此則誼展於師友。然皆非寒食也。其勅士庶寒食掃墓。自開元始。然觀王羲之有誓墓文。則可見墓祭古原不廢。但有時則告不拘其時。後世則相沿於寒食。而春秋霜露之感。併及于十月之朔。亦情所不能已也。

靖節以義熙元年秋爲彭澤令。冬、遂致綬去。後十六年。晉禪宋。又六年卒。晉史名潛。字元亮。南史名潛。字淵明。皆非也。按先生義熙中作孟嘉傳。又祭程氏妹文。俱稱淵明。元嘉中對檀道濟乃稱潛。是與年譜載在晉名淵明。在宋改名潛。其字元亮。未嘗易者。爲相合。海陸碎事。謂淵明一字泉明。李白詩多用之。不知稱淵明爲泉明者。蓋避唐高祖諱。猶楊淵之稱楊泉。非一字泉明也。

尙書禹曰弼成五服。至於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說者謂禹治水。州用三萬人。非也。彭城劉氏敞曰。師猶長爾。一州十二師。以商周之制推之。則連率卒正之類也。以五長稽之。則五國有長。而十長有師也。長、所以長也。師、所以師也。十長之師凡五十國。一州十二師。則六百國也。州六百國。計十二州。則七千二百國也。十二州之薄于四海。又有五長。是以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也。

六十甲子納音之說。術家多不曉。原其所以得名。皆從五音所生。蓋甲子爲首。而五音始于宮。宮土生金。

故甲子爲金而乙丑以陰從陽商金生水故丙子爲水而丁丑從之角木生火故戊子爲火徵火生土故庚子爲土羽水生木故壬子爲木而己丑、辛丑、癸丑、各從之至于甲寅則納音起于商商金生水甲故寅爲水角木生火故丙寅爲火徵火生土故戊寅爲土羽水生木故庚寅爲木宮土生金故壬寅爲金而五卯各從之至甲辰則納音起于角角木生火故甲辰爲火徵火生土故丙辰爲土羽水生木故戊辰爲木宮土生金故庚辰爲金商金生水故壬辰爲水而五巳從之宮商角既然惟徵羽不得居首於是甲午復如甲子甲申如甲寅甲戌如甲辰而五未、五酉、五亥亦各從之

五行運化如甲己化眞土之類義無可推蓋以五虎元所生命之如甲己之年丙作首謂丙寅月建也丙屬火火生土故甲己化土乙庚之歲戊爲頭謂戊寅月建也戊屬土土生金故乙庚化金丙辛寄向庚寅去庚屬金生水故丙辛化水丁壬壬位順行流壬屬水水生木故丁壬化木戊癸但向甲寅　甲屬木木生火故戊癸化火又素問論天數中於五戊居之地數中於六己居之戊、己土也化氣必以五六故甲己化土而居于其首土生金故乙庚次之金生水故丙辛次之水生木故丁壬次之木生火故戊癸次之其說尤明快

周禮太宰以九賦斂財賄以九式均節財用以九貢致邦國之用則理財、眞宰相之職也蓋古人制國用量入以爲出故以九賦斂之而後以九式均節之取之有藝用之有節然後足以服邦國而致其用先王所謂理財者亦均節之使當而已矣徒紛紛較其贏餘以爲宰相之職則非其義也

嘗攷三代之政未嘗有轉輸漕輓之事又春秋列國諸侯會同征伐無歲無之然其兵食資用皆取給于所過之國亦未始有餽餉之役凡以農功修而粟帛衆雖門關郊里野鄙之閒皆有委積故能隨用取足也周禮小宰會同軍旅令百言府共其財用而春秋齊師還自召陵申侯請道出陳鄭之閒供其資粮扉屨事也至秦欲攻匈奴始使天下之民飛輓芻粟轉輸河北率三十鍾而致一斛漕運之盛蓋與於此

東坡初欲爲富韓公神道碑久之未有意思一日晝寢夢偉丈夫稱是寇萊公來訪共語久之既卽下筆首敘景德澶淵之功以及慶歷議和頃刻而就以示張文潛文潛曰有一字未甚安請言之蓋碑之末曰公之勳在史官德在生民天子虛己聽公然一趙濟能搖之竊謂能不若敢也蘇公大以爲然卽更定焉蘇公論文嘗以意爲要善讀書者誠知一篇有一篇之意一字有一字之意也謂可與論文矣

孔子問如或知爾則何以哉曾點所言非知爾之事也對非所問矣而夫子反謂吾與點也點之意以爲上苟知也固當以此知之也此乃所謂事無事爲無爲矣是易之不事王侯高尙其事者也巢許知堯舜故能全其讓夷齊知于武王故能全其隱四皓知于漢高故能全其處然則不事其事乃所以事也不爲其爲者乃所以爲也此全德之所能非曾點可及曾點進取者也夷考其行而不掩是以孟子謂之狂理學之家相與詠嘆而推明之殆有合于此與

大戴禮禮儀三百可能也威儀三千則難也李徵之謂輕重倒置愚謂威儀豈是易事凡灑掃應對進退

容貌、辭氣顏色、皆威儀之事。聖賢一生工夫。臨終猶慮其不能盡者。此也。禮器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蓋經禮當由曲禮而入。曲禮、卽威儀也。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

參寥如洛。遊獨樂園。有地高亢。不因枯枿。生芝二十餘本。參謂圃人、盡潤澤之使長茂。圃人曰。生來靈物。不假人力。參嘆曰。眞溫公之役也。

餘菴雜錄卷下

張景陽詩。黑螟躍重淵。商羊舞野庭。螟、蛇也。潛泉而居。將雨則躍。商羊、一足之鳥。天將雨。商羊鼓舞。

毅宗卽位。首誅魏忠賢、客氏。崔呈秀等朝疏。請臚列媚黨諸姦狀。上是其議。一日發紅本二黃袱。召閣臣韓爌、冢宰王永光、司寇喬允升、總憲曹子汴、面諭曰。朕留心于此半年矣。卿等分別罪狀。爌等摘紅本中情罪最明著以聞。上分別贊導稱頌建祠諸款。御題曰逆案。案成。上復出紅本四十餘。諭閣臣曰。此紅本亦多稱頌語。不可不處。閣臣議冠帶閒住。上曰。此等可復與冠帶耶。御筆塗去冠帶二字。後周宣興延儒。欲爲一二營復冠帶而舉朝合爭。究不能得者。亦以按經御定故也。

成祖旣都北京。令山東、河南、江北諸郡衞所各軍。春秋兩班。赴京部科點驗。發京營一體操練。以習軍士之勞。省徵調之煩。壯京師之衞。備邊隘之防。法誠至善也。其後分發近邊築工。折其半納班價。又勳戚有墳土乞恩請班軍以數千計。皆折價入橐。領班官歲斂軍士金錢。募人應點。遂不赴京。而祖制盡失。京營之設。尤以寓居重之勢。乃積弊相沿。久不見兵革。卽閒或發兵勦賊。皆沿路無籍游棍代頂。若本軍未嘗出京一步也。將領利扣其粮糙。游棍利恣其擾搶。飾敗爲功。及歸營。則本軍依舊充伍。代頂者復沿路散亡。雖崇禎之季。屢諭精練。另立戰營戎政。吳甡極意振飾。而積弊之勢。不可爲也。

嘉靖六年正月。閣臣楊一淸以所擬元宵詩呈覽。內有愛看冰輪淸似鏡句。上以類中秋詩。改云愛看金

蓮明似月。一清疏謝。以爲曲盡情景。不問知爲元宵作矣。至資超悟。殆非臣下可及也。

宣宗作猗蘭操。諸大臣序曰。昔孔子自衛反魯。隱居國中。見蘭之茂。與衆草爲伍。自傷不逢時。而托爲此操。朕慮在野之賢。有未出者。故亦擬作其詞曰。蘭生幽谷兮。曄曄其芳。賢人在野兮。其道則光。嗟蘭之茂兮。衆草爲伍。於乎賢人兮。汝其予輔。又作招隱詩以示諸臣曰。古亦有招隱詩。蓋彼欲招隱者。與之俱遯。朕則意在招徠賢者而用之。其求賢之切如此。

內閣自永樂至天啓末年。二百三十餘年。閣員共八十餘人。崇禎臨御十七年。更置五十餘人。豈才不及古。而國事多艱。亦以徵世變矣。

文淵閣在午門之東。初僅五間。崇禎時。閣員獨多。改七間。爲輔臣分票之所。中一間。上供孔聖畫像。傳是宣宗時所賜出也。近窗東西列兩凳。諸輔臣進揖孔聖。以次對坐。中置長桌。凡分本、及分票、九首輔、與諸輔參酌于此坐。翰林院官皆在堂內揖。不坐。故稱閣中堂老先生云。會極門之南廊廡一間。坐東向西。額曰東閣。經筵日講退。講官至此揖光祿奉茶而別。其餘各官。在外則朝房見。進朝則或班房見。此惟部院堂上官有機務相商者則然。邊烽警急。則內閣晚輪一人宿朝房。以不時發本票擬也。崇禎年又于午門外西廊房修理一處。遇冬寒則輪宿于此。以去內朝更近。發票擬更速也。

洪武二十一年。賜信國公湯和夫人胡氏黃金二百兩。白金千兩。鈔五百錠。綵段三十表裏。仍賜勅曰。婦之道、專內政而無妒。勤勞起家。夫婦同心。若此古有之。今之人少見。惟朕臣湯和與爾夫人同朕鄉里。

當天下大亂之時。人各挈家避難。皈依豪雄。所在如之。獨爾信國夫人秉內政以助和啓家。信國立勳業于大廷。今也功成名遂。攜長幼而歸。夫婦黑髮而來。今歸故鄉。皆蒼顏皓首。夫人淑德命婦。如之鮮矣。特賜助和之功。啓家之勞。如數。夫人領之。

洪武十七年甲子。始頒行科舉成式。子、午、卯、酉、年鄉試。辰、戌、丑、未、年會試。每科定以爲例。乃癸未榜。天順亦無癸未榜。蓋永樂初卽位。天順南省火災。皆以明年甲申會試。故自正德以前一百六十年。未嘗有癸未科進士。惟嘉靖二年癸未。萬歷十一年癸未。兩次至崇禎十六年癸未。改試于秋。而甲申罹變。其癸未一榜。多不及仕宦。

洪武丁丑會試。命翰林學士劉三吾、吉府紀善白信蹈、爲考試官。取宋琮等五十一人。廷試賜閩縣陳郊爲首。吉安尹昌隆、會稽劉謂次之。時大江以北無登第者。下第諸生上疏言。三吾等南人。私其鄉上怒。命儒臣張信等再閱落卷。或言劉曰。囑信等以陋卷進呈。上益怒。親賜策問。擢韓克忠、王恕、崔勝、六十一人。皆山東、山西、北平、河南、陝西、四川士也。考官張信等俱磔殺之。至吾以老戍。郊等伏法削籍。後但有克忠榜。而郊榜不可考矣。

洪武開科詔。五經皆主古註疏及易兼程朱。書蔡詩朱。春秋左公羊穀梁程胡。張治禮記陳。後乃盡棄註疏。不知在何時。或云始於頒行五經大全。亦未有確考。

景泰間。陳循、王文在閣。其子鄉試不第。訐論試官。奉旨特賜循子瑛、文子倫舉人。正德閣臣焦芳以子黃

中不得狀元。降調翰林諸執事官。嘉靖閣臣翟鑾子汝儉、汝孝同科連中鄉會。然不旋踵而遭褫革。如楊愼以廷和子殿試第一。愼博學高明。無愧科名。而當時猶稱爲面皮狀元。後以議禮直諫謫戍。雖才名爲士林所重。而未嘗得一日立朝。至張江陵二子懋敬、懋修。乃出神宗優異師傅之意。特取鼎甲。亦終不享。蓋朝廷公典。稍徇以私。必爲造物所忌也。崇禎翰林徐九一汧丁丑會試。序應分房。謂友人曰。松江夏彝仲、允彝久困公車。吾入闈。必物色之。夏君文章經濟。吾自爲朝廷得人。相信于心。非有私也。夏聞之悚然。謂天下事無不可人爲。惟此糊名易書。得失無定。全屬天意。若涉以人。則違天矣。違天不祥。斷斷不敢。及臨期。徐丁艱不入闈。而夏于是科獲雋。時以歎徐公之好賢。夏公之持正不苟云。

自長卿等就騷中分出侈麗之一體。以爲辭賦。至于子雲。此體遂盛。不因乎情。不止于理。而惟事于辭。雖因宮室畋獵等事以起興。然務矜夸。而非詠歌。興之義變矣。雖取天地百神等物以爲比。然涉奇怪。而非博雅。比之義變矣。雖陳古昔帝王之迹以含諷。然近諛佞。而非柔婉。風之義變矣。雖稱功德等美。以倣雅頌。然多文飾。而非正大。雅頌之義變矣。但風、比、興、雅、頌之義雖變。而其義非泯。至于六朝三國以降。辭益侈麗。六義變盡而情失。六義盡泯而理失矣。

馬端臨曰。按傳言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唐藝文志有今文尚書十三卷。注言元宗詔學士衞包改古文從今文。然則漢所謂古文者。科斗書也。今文者。隸書也。唐所謂古文者。隸書今文者。世所通用之俗字也。

蕭何發關中老弱未傅者悉詣軍傳著也言著名籍給公家徭役也古者二十而傅三年耕有一年儲故二十三而後役之未二十三爲弱過五十六爲老皆未傅也

孛彗長三星其占略同其形小異孛光芒短其光四出蓬蓬孛孛也彗光芒長參如埽彗長星光芒有一直指或竟天或十丈或三丈或二丈無常也大法孛彗星多爲除舊布新火災長星多爲兵革

漢文短喪詔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織七日釋服應註紅者中祥大祥以紅爲領緣織者禫也凡三十六日而釋服此以日易月也師古謂紅與功同以大功小功布也織細布衣也爲是此喪制文帝自率己意行非有取于周禮以日易月也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七月豈有三十六月之文禫又非七月也劉攽曰文帝制此喪服斷自葬後其未葬之前則服斬衰翟方進傳後母終既葬三十六日起視事此其證也意既葬除重服制大紅小紅所以漸卽吉耳是以學者向循文帝以日代月之說皆非也

古者疾吏之貪衣食足知榮辱限貲十筭迺得官十筭十萬也賈人有財不得爲吏廉士無貲又不得官

漢景詔減貲四得官亡令廉士久失職貪夫長利

學盛於宋之南渡後于時有金華之學有永嘉之學有台州之學有明州之學皆不苟異同各相授受金華倡于呂祖謙而何基王柏金履祥許謙之徒則相沿於黃幹氏之傳永嘉倡于王開祖而周行己許景衡劉安節薛季宣之屬則得于伊洛程氏之傳台州學者如林吳杜郭皆祖考亭朱氏而趙師雍兄弟則往來于象山而陸氏之學亦行于台明州學者如楊袁沈舒皆祖象山而余端臣黃震則取法于

考亭而朱子之學亦行于明雖有正宗羽翼之不同要皆發明聖賢之道

王荊公有黃昏風雨滿園林雛菊飄零滿地金之句歐陽公曰百花盡落獨菊枝上枯耳因戲曰秋英不比春花落爲報詩人子細看荊公聞之引楚詞夕餐秋菊之落英爲據予按訪落詩訪予落止毛氏曰落始也爾雅俶落權輿始也郭景純亦引訪予落止爲注然則楚詞之意乃謂擷菊之始英者爾東坡戲章質夫寄酒不至詩云漫遶東籬嗅落英其義亦然

宣和閒申禁東坡文字甚嚴有士人竊攜坡集出城爲閽者所獲執送有司見集後有一詩云文星落處天地泣此老已亡吾道窮才力漫超生仲達功名猶忌死姚崇人閒便覺無清氣海內何曾識古風平日萬篇誰愛惜六丁收拾上瑤宮京尹義其人且畏累己因縱之見梁谿漫志

昔杜子美詩有得意者宗武年十二恆于暗中誦之言紙有金字光明射日孫綽爲著作郎每自暗中見筆端吐光若火近見朝士暗中脫衣或用首拂皆有光灼爛一室俱明始知富貴之士尙然光彩橫發而況文章不朽盛業乎字筆有光固其宜也

李壽問于母曰富貴家女子必纏足何也其母曰我聞之聖人重女而使之不輕舉也是以裹其足故所居不過閨閫之中欲出則有帷車之載是無事於足者也聖人如此防閑而後世猶有桑中之行臨邛之奔范睢曰裹足不入秦用女喻也琅環記

司馬溫公言其先公爲郡牧判官時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或五行不過七行酒沽于市果止於梨栗

棗、柿、殽止脯、醯、菜、羹。器用磁漆。當時士大夫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內法。果非遠方珍異。食非多品。器皿非滿案。不敢會賓友。常數日營聚。然後敢發書。卽不然。人爭非之。以爲鄙悋。故不隨俗奢靡者鮮矣。風俗頹弊如是。居位者雖不能禁。忍助之乎。公之在洛也。文潞公、范忠宣公相約爲眞率會。脫粟一飯。酒數行。過從不閒一日。今人盍少思此事。惜福養財不細。

劉忠宣公大夏。自戶部侍郎予告歸。搆草堂于先壟之次。讀書其中。作東山賦以見志。平生不爲人通私書。請託藩臬守令往造者不謁。謝薄田僅足供衣食。里鄰或肆侵奪。任弗與爭。公言財貨須務農服賈。凡力得者獲用。其餘易致之物。終非己有。子孫視之。亦不甚惜。況官貨悖入者乎。後起大司馬。歸仍居草堂。再著東山之賦。戴笠乘驢。往來山水間。

太宰漁石唐公致政家居時。出入惟徒步。有陳大參良謀者。說之曰。翁官居八座。年邁七旬。故天下大老也。孔子曰。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翁學孔子者。而顧欲過之耶。公曰。固然。第吾楓山先師致政歸。祇是步行。未嘗乘轎。吾安敢違耶。

尙書韓公邦問。與陽明王先生父海日翁同輩。先生事之甚謹。一日冬至節。皆赴公所稱賀。先生貂蟬朝服。乘馬而趨。僕從人報韓尙書在後。先生亟下馬執笏立道左。韓公至。不下輿。第拱手曰。伯安行矣。予先往。遂行。先生俟其過。乃上馬。當是韓公偃然以前輩自居。先生歛然不以伯爵自重。

甘泉湛先生九十餘。過吉州。遊青原山。東廓鄒先生率同志友數百人走迎。且戒之曰。湛先生當茲高年。

猶殷殷訪友如此。卽此可證其學矣。古云。憲老不乞言。吾儕但應憲之。更不容出一語。煩聒先生也。晨夕定省。食而執醬執酳。一遵古養老禮。時先生年近七十矣。蓋以滋先生爲師王文成莫逆友。故事之謹如此。

鄞洞文張翁。是尙書文定公邦奇父。公爲學憲時。廳事僅二楹。旁一楹故是叔所居。叔有宿逋求售。公倍價得之。告于翁翁問價。知其倍也。甚悅。已忽潸然淚下。公訝問故。嘆曰。吾想異日更搬。撤彼舊居。其夫婦何以爲情。公爲惻然。欲收券還之。翁曰。毋計其銀以償人矣。可若何。公言當併其價不取。翁始怡然。

魏鶴山云。某常以呂文穆夾袋册、韓忠獻甲乙丙丁集、呂正獻手記、曾宣靖雌黃公議、司馬公薦士編、陳密學章蘗、范文憲手記、近世虞忠肅翹材館錄之類。萃爲一編。名達賢錄。亦使士大夫識得行己用世規模。須在推誠布公。集謀廣益。不惟濟一旦之用。往往居德養才。流風所被。逮乎數世。鶴山此論。可謂任重道遠。第薦士非難。若識鑑未至。徒以偏駁固滯之見。稱量摸索。不爲荆公者幾希。荆公嘗曰。當今可望者。惟惠卿。又曰。章子厚才極高。但爲流俗所毀耳。倘翹材之所延。夾袋之所載。盡如荆公之選掄。則是豺虎之藪也。流毒可勝道哉。

嘗聞劉文靖誧邱瓊山有散錢而少貫索。瓊山還誧曰。公有貫索。而卻欠散錢。雖然。世傳綜者。恃此休休心。爲貫索更妙也。韓魏公爲相時。或謂公之德業。無愧古人。但公文章不逮歐陽永叔耳。公曰。吾爲相。永叔爲翰林學士。天下文章。孰大于是。卽此一語。永叔之文章。可爲魏公一齊穿紐矣。我朝最稱該博

者。莫如瓊山。乃娼嫉白沙而陰擠三原。雖博亦奚以爲。文靖誚其無貫索。不虛也。

史記不與張騫立傳。其始附衞青。而于大宛傳備載始末。蓋大宛諸國土俗。皆騫所歸爲武帝言者也。騫沒後。諸使西域者亦具焉。事備具而有條理。若漢書則大宛、張騫各自爲傳矣。

史張蒼傳敘至蒼遷御史大夫。忽入周昌。周昌後又入趙堯。趙堯抵罪又入仕敖。任敖後仍入張蒼。事核而文奇。四人皆相繼而爲御史大夫者也。王文恪拈出。可爲後學讀書之鏡。

漢興封侯。雖自公孫宏始。然更春乃得封。故平當以冬月爲相。止賜關內侯也。關內侯大率三百戶。又按董賢傳。賜爵關內侯。食邑。豈非亦有封而不食邑者乎。至光武時。三公封侯。無更春之例。侯霸傳曰。漢家舊制。丞相拜日封爲列侯。東漢之末。三公不復封侯。惟靈帝卽位。太傅陳蕃封高陽鄉侯。食邑三百戶。蕃不受封。

按貨殖傳。則今之徐州、沛縣、及陳州等、西楚也。自徐州以東至海州、揚州、是東楚也。江南、河南、兩浙、是南楚也。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種一他其及舌老上槎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本書校對者董雲程）

G一四五四上

平